

風
卷
雪
月

康德五年十二月一日印刷
康德六年一月十日發行

版權所有
翻印必究

言情小說
風花雪月 (全一冊)

定價四角

奉天城內灰市一號

編輯人 趙小天

奉天小北門裏八號

發行人 董德馨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雲車路南

印刷人 邵璽廷

奉天小北門外東雲車路南

印刷所 福興印刷社

奉天小北門裏大街路東

發行所 章福記書局

全國書局均有代售

社會言情小說

風花雪月

一名燈光劍影

張恨水著

寒風颯颯，冷氣使人，馬路上的行人稀少了，祇看那狂風怒號，用盡牠那下顧一切的惡勢力，刮個不休，惟有那些可憐的洋車夫，因為是要解決喫飯問題，只得去和那無情的尖削的冷風對抗，可是他的一度耳朵，已經忘掉爲自己所有了。

一所高大的樓房，幾百個電燈齊明，照耀得如同白晝，汽車一幅挨一幅擺滿了馬路，好似開汽車展覽會一樣，顏色不一，大小不齊，一般汽車夫，有的坐在車上打盹，有的三五人聚在一處談天，在這座樓的門口，擺着兩塊木牌，貼着白紙，上邊用深紅顏色寫着，「今夜跳舞比賽會，門票每位五元」。

很多的青年男女擁抱在一處，手架着手，臉對着臉，一顫一顫的隨着音樂，來往的移動着跳舞，舞到得意的時候，她笑了，他亦笑了，他們是想不到，外邊的狂風怒號，冷氣刺骨，他們刺好像是又一個世界的人，可是他和他的皮鞋聲音樂聲，嬉笑聲，鼓掌

聲，加上外邊的狂風聲，送到那未入夢鄉的耳鼓裡，又不知要生出什麼感想呢，

東方現出魚白的顏色，跳舞的男女們，一對一對的都乘着汽車往家裡奔，而那三五五五的賭鬼，因為賭場牌散了，沒有地方可去，打算到澡塘去洗澡，偏偏澡塘還未到開門的時間，祇得從馬路這頭，溜到馬路那頭，從那頭又慢慢的踱回來，贏錢的朋友，精神很滿足的談東說西，輸錢的哥們，祇是低頭一聲不響，這時候除他們哥幾個走馬路噹噹噹脚步聲外，只有那寒冷的朝氣在流動，間雜着怒威未息的晨風，

一霎頃間，血紅的太陽出來啦，商店的學徒夥計們，都起來下門板，公館裏的廚子老媽子們，也一個個都拿着竹籃往菜市去買菜，他們恐怕飯遲了，老爺和姨太太，老爺小姐起來不滿意，所以丟了自己的飯碗，都搶前怕後的，迎着刺骨的寒風往前跑，

更有一羣一羣的女工，挾着午晌的乾糧，彎着腰把頭低縮着一個個嫩的臉龐，被那無情的寒風颳兇狠得痛紅，可是她們絲毫沒有覺得冷風是如何的，仍然都急急向工場裏奔去，

了進去，雲華心開門我進去吧，我因為我的母親病了所以今天來晚一點，一個穿青旗
紹兩位老弟，站在工廠的鐵門外邊，向門裏的守衛這樣央求，可是那嗚々の寒風，不住的
『這是孫潰』刺，凍得兩隻嫩白手兒，不住的送到嘴上去呵，門裏的守衛，聽了她的話，
向外探了探頭說；『來晚啦，活該，這個冷天躺在被窩裏多美，憑你這臉子做工幹嗎，
作什麼不賺個十塊八塊的』，說完了面上帶着一種微々の冷笑，輕薄的態度，令人可恨
，她看了他這種可惡的情形，又聽了他那種不規矩的言語，氣得身上直抖，本想罵他幾
句出出氣，忽又想到自己母親的病，還躺在家裏無錢醫治呢，祇得將氣往下壓了壓，仍
然慢々の央求他開門，『工務處有話，無論是誰，來晚了不准進來，回去吧，不要再囉
索了』守衛帶氣似的這樣告訴她，她聽了這話，知道是失望了，不出的眼淚像串珠般的
流了出來，那無情的風，並不可憐她，仍然嗚々の向她身上刮個不休，她祇好歎了一口
氣，『唉！天哪』，

馬路兩邊商店的電燈照得好似燈塔一樣明亮，來來往往的行人，一羣一羣擠着走，

汽車聲包車的鈴聲，嗚七鳴七的震人耳鼓，街心的響察指東搯西的忙個不休，馬路旁邊的一個胡同裏，一家挨一家的門口，都點着三四盞電燈，並且在電燈的下邊，還掛着玻璃招牌，招牌的兩旁貼着鮮紅的紙，上邊寫着些很好聽的名字，胡同裏面包車，一輛挨一輛的排滿，三夕五夕的遊人，如同穿梭一樣的來往，彈唱歌舞的聲音使人戀戀難捨，這時候有三個青年，說說笑笑的，走進了飛紅書寓，一般毛夥，急忙按了按電鈴，將三人讓到樓上一間屋內，只聽另一毛夥叫了聲四姑娘，屋內一個穿紡綢大褂的青年，向那戴眼鏡的青年笑着說道：『雲華哥，你前天同我說的那淑芳姑娘，就是這個老四嗎？』雲華點了點頭道：『不錯就是她。』這巧夫就聽高底鞋咯噔咯噔的響，大家知道是這位四姑娘來了，屋裏的六隻眼，也似乎像電燈一樣，都注意到那個門帘上邊，就見門帘一動，現出一身一件洋紗的大褂，頭上青絲已經剪去，臉上雖然未搽粉，但那副嫩白的面龐，顯得嬌艷可愛，她那一對秋水般的眼晴，向屋內看了看，看到床上坐着的雲華，

一笑，脣啓櫻口，用那嬌嫩的聲音說道：『今天怎麼這時候才來哪，』說着走

了進去，雲華也站了起來說道，『今天因為有點應酬，所以來晚了點兒，今天我給你介紹兩位老弟』說着指那穿紡綢大褂的青年說道『這是李平弟』又指那穿毛藍大褂的青年道『這是孫漢年老弟，』都是我的好友，』李平與漢年都站了起來，笑着向雲華說道，『我嫂子長得真漂亮，這真是我們雲華哥哥前生修來的艷福』淑芳聽他二人贊美她的話，微微的笑着說道，『怎麼二位老弟，今天第一次見面就拿哥哥嫂子開心呢，』大家正在說笑的時候，老媽子拿着烟捲，走了進來，向雲華說道，『吳二爺怎麼今天這晚才來，四姑娘念着你老半天啦，』雲華接過煙捲道，『因為今天有點事，所以來晚了，』這功夫毛夥也拿進茶來，老媽子將煙捲給大家點着，又去倒了三盃茶，端到三人的面前，便走了出去，淑芳便說道，『我的客走了，可到我屋裏坐吧，』這時候毛夥便掀起帘子，雲華同着淑芳等便走到對過的屋內，一進門就聞着一股香氣，遂問淑芳道，『這是什麼東西，這樣香呢淑芳方要回答，就聽李平帶着玩皮的態度唱道，『好香的屋子啊，使我不願意走了，』淑芳過去輕々の打了李平一下道，『你們亂喊什麼，這也不是灑的香水精花露水

不過就』是那盆晚香玉，』這時雲華已經坐在床上，李平坐在一張椅上抬頭一看，靠梳粧台的兩傍掛着一副對對，寫的雖不見怎麼好，但是詞句頗多耐有尋味，上聯寫着『苦罷甜來細品慢嚼仍是苦』下聯是『情投意合狂風暴雨總無情』上下都沒有款，又不像是客人送的，李平正在納悶，孫潢年說道，『老李，你看老四床裏邊掛的四個字怎麼講，』李平往床裏一看，見有一個不到二尺長的小橫匹，寫着『我命交天』四字，下款是淑芳自題，字跡很清秀，細看與那副對聯一樣，遂問淑芳道，『嫂子你寫的實在不錯，但是這些意思我不明白，請你給我們講々怎麼樣，』淑芳微笑的笑着說道，『我是瞎寫的並沒有什麼意思，』孫潢年在邊旁說道，『老李你是很聰明的人，怎麼連這四個字都不明白呢，她不肯給你解釋，我來替她解釋罷！』說着便站了起來，笑着向淑芳說道，『我說的對不對，請嫂子多多原諒，』老四與雲華齊聲說道，『你說罷，沒關係，』孫潢年喝了一口茶，幾乎噴了出來，笑着說道，『我有生以來，命運很苦，交下一個有情的人，作爲天作之合，』潢年說罷，大家一齊都笑了起來，李平說道，『這原來是四姑娘想找情人的暗語，』

好了，現在我們雲華哥，是個多情的人，將來可以實行末了的那句，『淑芳過去將潢年慢慢打了一下說道，』誰叫你給我胡亂解釋，』雲華躺在床上一聲亦不響，只是望着淑芳笑，淑芳打完了潢年，便又走到雲華的身邊坐下，李平一看，已經十二點陶過啦，暗含着給潢年使了個眼色，便一同戴了帽子，口裏說了聲，『嫂子今天夜裡與我們雲華哥實行那第四句吧，我們明天見，』說罷往外走去，淑芳聽了，急忙站起來說道，『你們別走，』雲華亦叫道，『等着我，我也走呢』方要站起來一把被淑芳拉住說道，『你幹什麼去，今天不許你走，說着用勁將雲華往床上一推，雲華就着勁的坐在床上，淑芳輕々說道，『他們走讓他走就是了，你爲什麼也要走呢』雲華笑着說道，『我不在這裏有什麼事』淑芳站在雲華的面前微々的笑着說道，『你少向我裝糊塗，』一邊說着一邊用食指在雲華的頭上點了一下，雲華忍不住的也笑了，二人遂併肩躺在床上，說說笑笑的打鬧了一會，老媽子端進了點心來，二人食畢，一看已經快三點了，這才一同解衣安眠，雲華便早早的脫了衣裳躺在被裡面，淑芳便將煤油燈點着，復將電燈關息，這才脫去大衣，

露出裡邊襯的粉紅褲褂，雲華上床上看了，不由的心裏像小鹿般的跳將起來，淑芳一邊脫衣裳，一邊不住的看着雲華羞得得的微笑，這時雲華恨不能一把將她拉過來，吞下肚去，這時候淑芳便躺在雲華的一旁，雲華急的不住雙手亂動，方要用手去摸淑芳，被她努力用手一推，便裝模裝樣的說道，『你怎麼這樣不老實，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親嗎，』雲華帶着很可憐的樣子說道，『別裝着玩啦，這是何苦來呢，』說罷兩人一齊都笑了，

這時候馬路上的行人稀少，胡同裏的遊客已沒有了，電燈也不像方才那樣的明亮了，一個繁華熱鬧的胡同，一變而成靜悄悄的鴉雀無聲了，雲華與淑芳躺在那床上共枕相談，可是被窩裏的四隻手，不時的互相亂動，桌上的報時鐘，不住的滴得滴得響，這時淑芳突然爬起來看了看鐘說道，『你不要再胡鬧了，現在已經快五點了，我們睡覺吧，』雲華說道，『睡覺，我們的公事還沒辦呢，』淑芳吓道，『沒羞，就懂得這個，別的還懂什麼，』淑芳說罷這話，就聽床上響了一陣，便靜悄悄的二人都走進夢鄉了，正是，粗風暴雨一陣，花兒嬌喘不休，

『到點了嗎』一個校役手裏拿着銅鈴，這樣的問他的同夥，另一個校役答道，『快啦，還差五分，』這功夫就聽一般學生的吵鬧聲，嬉笑聲，拳打腳踢聲，喊個不休，那些有球癮的學生，都穿背心短褲又，在球場上興高采烈的練習球術，一般在校的學生，個個都是一邊檢書，一邊嘴裏不住的哼哼，『兒的父投軍無音信，』店主東……』蘇三離了洪洞縣，將身來在大街前，未曾開言淚滿面，過往的君子聽吾言……』

教員預備室裏，坐着十幾個教員，有的在那裏看課本，有的一邊吸着烟捲，一邊談話，『老吳昨天晚上怎樣，』李平從外邊進來，坐下輕々向雲華這樣問，雲華覺得很不好意思的，微々的笑了笑，站了起來跑到李平的耳傍說道，『這種事你不能隨便的說，如果叫旁人聽見，豈不是笑話，等會下了班到我屋來再談，』這時候，上班的鈴聲響了，學生們一個一個的走進了教室，不大的功夫預備室也冷靜了，

『我們青年學生，在這讀書的時候，總要努力用功，萬不可染了不良的習慣，如吸煙，喝酒，賭博，嫖娼等事，這四種害人的事，無論如何總得拒絕，就是將來進了社會

亦不可染上這不良的情事，不然的話，恐怕身敗名裂，一世的幸福都要誤在這四種上，再說嫖，這種事情尤其害人，不但化去許多無味的錢，偶一不慎則有性命之憂……」吳雲華站在講台上，手裏拿着一本修身，滔滔不絕的向學生們講着。

「老弟別提啦，昨天你們走的時候，我也要走的，被她一把將我拉住，說什麼也不讓走，一直到五點多才睡，可是我對於她，我愛她還在其次，我實在的有點可憐她，從前我認識她的時候，並不知道她的歷史，昨天一夜，她的什麼事情都告訴我了，」李平說道，「老四漂亮是真漂亮，不但你愛她連我也喜歡她，但是她屋裏掛的對聯，不曉得可真是她寫的不是，」吳雲華忙說道，「是她寫的，一點都不錯，」孫運年在旁插嘴說，「你怎麼知道，真是她寫的呢，就不許別人寫完了署她的名字嗎，雲華辯道，「不會的，昨天關於她身世的經過，與我談了半夜，據她說從前她的父親叫王叔度，還做過什麼縣的縣長，在任上就被人殺死，後來又有一般土豪劣紳，呈控首府，說她父親貪贓賣法，因為這種原故，家中所有田地房產，都被充了公，那時她才十歲，還在一個女子小學讀書

到了十四歲的時候，高等小學畢了業，就念不起了，家中境遇一天比一天的困難，甚至一天不喫飯的時候都有，後來她母親沒有法，便託人將她送到一家工場裏做工，一天不過賺三角多錢，早六點就得去，晚六點才能回來，她雖然這樣辛苦，並不覺得怎樣，總算是母女不挨餓了，不料去年冬天，她的母親忽然病了，她白天去做工，晚上回來侍候母親，因為沒有錢請醫生，所以他母親的病一天比一天的沉重，她又不能不去做工，不然今天就沒有飯喫，有一天去的晚了點，工場竟不准她進去，第二天被場方革除了，未過幾天她的母親亦死了，自己連一文錢都沒有，對她母親後事，絲毫沒有辦法，只得終日的哭天叫地，後來有鄰居姓黃的叫黃雲山，看她實在可憐，便助了她三十塊錢，才將她的母親埋到地裏去，她呢，愁的幾乎尋了短見，終日的坐在家哭號，不料有同院住的一個姓張的老婆子，不時跑過來勸她，並拿飯給她喫，這時候在老四的心裏，很感激這位張老太太的大恩，那知這位張婆子是別有用心，後來張婆就將她讓她家，並供給她喫喝，可是她呢，覺得非常的不安，亦就跟張婆做做飯，掃掃地，洗洗衣服，有一天張

婆向她說，『我祇一個兒子，出外作事去了，到現在連信都沒有，我非常想念，現在你既到我家裏，我心裏實在好的多啦，你也不要難遠，將來我可以替你找個好女婿，』不料隔了沒有兩個月功夫張婆的家裏，突然來了兩個三十多歲的男子，據張婆說，是她什麼本家的兄弟，她那裏能猜的到，張婆會暗中要寶她呢，又過了幾天張婆便將她領到一個地方，屋裏佈置的習異常的華麗，不時有些擦粉抹脂的女子，暗中掀帘偷看，她覺得很莫明其妙，爲什麼這些女子都這樣的打扮呢，爲什麼都鬼々崇々偷看我呢，她正在這胡思亂想的時候，只見進來一個男子和一個三十多歲的婦人，看那男子，好像往張婆家去過的那人，她急忙站了起來問道，『我的張媽那裏去了，怎麼到這時候還不來呢，』那婦人聽了這話，便帶着滿臉橫肉笑道，『傻孩子，你的張媽々將你賣給我了，以後我就是你的媽々了，』說着用手指那男子道，『這就是你的爸爸，』淑芳聽了這些話，好像凉水澆頭一樣喫了一驚，站在那裏呆如木雞，一雙眼睛，祇是看那牆上，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又聽那婦人說，『我們這是窩子，祇要孩子你好好幹，喫也喫好的，穿也穿好的，』

決不像你從前那樣的受苦了。』她聽說這是審子，賣淫的地方，不由得傷起心來，頓時兩眼熱淚，好像串珠一樣，一個一個的往下掉，看那牆上，好像電影一般，一幕一幕的表演她的身世，如老媽子天天領她上學校，早晨起來做工，母親怎麼有病，母親故去姓黃的怎樣助錢，她怎樣哭，張婆怎樣的勸她，清々楚楚的一幕一幕的過去，這時候就聽一陣喜笑的聲音，跑進來四五個女子，都穿着花兒的衣裳，『媽々你前天說的二百塊錢買了一個人，是她嗎，』一個女子向那婦人這樣問，那婦人道，『她的父親母親都亡了，她跟着張媽過窮日子，現在到我們這裏，還不是她前世燒香修來的嗎，』那女子點了點頭，笑有小聲說道：『她長的還不錯，二百元錢真不多。』那婦人又問淑芳，『你叫什麼名字，』淑芳遲了半天哭着慢慢的回答道，『我叫王淑芳，』那婦人便將她領到裏邊房內，教她怎樣的見客，怎樣招待客，怎樣可以叫客喜歡，淑芳祇是烏烏的哭，一句也不去理她，那婦人當時將臉一沉，說道，『你這個少東西，我是化銀錢買你來的，我叫你做什麼，你就得做什麼，要是不聽我的話，我打死你都沒亂，』說着過去打了她兩個嘴巴，打

的她順嘴流血，雲華說道這裏李平插嘴道，『大凡是個老鴿子心都狠所以有人說，沒有摔死孩子的心，不能開審子，』雲華又道，『唉，當天晚上還挨了兩回鞭子呢，昨晚她與我說這話的時候，她還不住的掉眼淚，你說她可憐不可憐啊！』三人坐在屋內正說的高興時候，忽見校役推門進來道『吳先生有人說話請你說話呢』雲華問道，『姓甚麼那裏來的，』校役道，『是個女的聲音，她沒提那裏，』雲華聽說是女的聲音，就知道是淑芳老的電話，急忙跑下樓去拿了耳機道，『你是誰呀，我是吳雲華，』『我是老四，妳現在有事嗎，』沒什麼事，你有事嗎，『我沒事你今天晚上到我這裏喫飯吧！』你請客嗎，『我當然請客，你快來吧，』好叫，我這就去，』雲華說完將電話掛上，笑着跑上樓去。』一進門就聽李平問道：『是她嗎，』雲華說道，『是她，叫我現在就去，我現在連一個銅子都沒有，怎麼辦呢，』李平說道，『你寫條子到會計那兒支兩塊，』雲華說道，『昨天剛在那裏支五塊，今天又支，未免太難爲情了，』李平帶着很急的樣子道，『橫年昨天你不是說，你還有兩塊錢嗎，你可以借給他先用，』橫年說道，『那兩塊錢已被我昨天下午贖

了當，』雲華急得不住在屋內來回走，潢年與李平也是點金無術，束手無策，雲華說道『有辦法了，』他一邊說着一邊將床底下的柳條箱拉將出來，用鑰匙開了一看，祇有一件下布大衫，其餘的便是些破襪子破小褂，及一些破書，雲華將大褂拿出來，向李平及潢年說道，『你看這件能當兩塊錢嗎，』李平拿過來看了看道，『行，能當兩塊，弄好了還可當三塊呢，』雲華用報紙將大褂包好說道，『你們穿大褂，咱們一同走，』潢年說道，當當打茶圍，未免太不應該了，我今天不去，你們二人去吧，李平說道，『這當當丟人嗎，要知道君子常常當啊，再說當大褂打茶圍的多啦，這事是我從前常幹的，』雲華笑着說道，『你是寡婦養孩子老手啦』說着三人穿好了大褂，一同下樓往當舖走去，孫潢年說道，『今天晚上那是打茶圍，簡直的是宣告老吳的那件夏布大褂的死刑，』李平帶着不願意聽的樣子說道，『別囉嗦啦，人家說能在花下死，作鬼也風流，這句話怎講，當大褂逛審子，不是一件平常的事嗎，』

『嫂子，昨天晚上同雲華哥哥睡一塊兒，他夜裏老實嗎，』李平一邊用筷子挾碗裏的

那塊肥肉，一邊向淑芳這樣的問，『你猜他老實不老實，』淑芳嘴裏嚼着飯，帶着微微的笑容回答，『我呀，我猜他是老實裏不要的，』雲華不等李平說完，便接着道，『得啦，別拿我開心啦，老實不老實，反正還不是那回事嗎，再說男女睡在一個被窩裏，誰也不敢說准能守得住，不過激烈不激烈多少的分別罷了，』呸，別沒羞啦，人家還沒往下問你，你竟不打自招，』淑芳聽了雲華那種不在乎的話，不由臉上現出朵朵紅雲，便將筷子一放，呸了雲華一口這樣的說，『得啦嫂子，這亦沒有外人，就值得這樣的害臊嗎，』李平帶着玩皮的態度，走到淑芳面前這樣的勸，淑芳本想裝作很正經的模樣，那知被李平這麼一說，便忍不住的笑將出來，孫潢年正在漱口，看了這種情形，便笑着說道，『還是老李的本事大，人家氣的飯都不吃了，被他這一句話，竟說笑了，真是不容易，』李平聽潢年誇贊，便大聲說道，也不是給你們吹牛腿，不要說她臊的生氣，就是哭了，我用不了三言兩語，他就得笑，』雲華說道，『你別吹滅了電燈吧，老四妳別笑，如果他能將你鬥笑了，我明天大華飯店請客，』李平聽了雲華的話，不由的大笑不止，心說你

才真別吹啦呢，今天打茶圍還是當的夏布大褂，你拿什麼去請客，便說道，『你也別請客，我算輸了行不行，』大家說笑了一陣，不覺的天又到十一點多了，潢年說道，『老李不早了，我們該活動活動了，』李平便看了看棹上的坐鐘道，我覺得不大的功夫，已經快十二點了，又向淑芳道，『我亦不知怎的，到了你們這裏邊，就覺得鐘走的特別快似的，』淑芳笑着說道，『你忘了那句古詩說，『洞中方七日世上幾千年』了嗎，你們到這裏覺得鐘太快，我們在這裏邊，覺得度日如年似的，恨不能將鐘擰牠幾千轉，以便使我們早到脫離苦海的日期，』這時候潢年李平早穿好了大褂，坐在椅子上向雲華道，『你走不走，如果你捨不得走的話，我們還是先走，』雲華說道，『我走我走，一邊說一邊就穿大褂，淑芳走到雲華的眼前慢的說道，『你今天可以不走嗎，如果回去沒事就別走，』雲華道，『明天還有許多事情得辦，如果今晚不走，明天就都辦不了啦，』潢年與李平看他二人的情話，越說越多，便齊聲說道，『你們再多談會吧，我們先走啦，』說着便走出門去，急得雲華叫也叫不應了，又一想自己身邊，祇有當大褂的兩塊錢，真要走不掉，明天

豈不是丟人嗎，」急著道，「今天無論如何我也得走，」淑芳問道，「你有什麼要緊的事情，今天不走就不行嗎，」雲華說道，「事情不事情還小事，不過今天是……」淑芳看透了他的意思，知道他今天沒有帶錢，便笑著說道：「……」你的意思我已經明白，不要緊那怕什麼，」說着伸手取出鑰匙將衣櫃開門，拿出一捲鈔票，笑咪咪的說道，「我們既然不錯有什麼話都可以說，你就是在這兒住個十天半月的亦够，你就放心吧；」雲華的意思被淑芳一雷說破，不由的臉上發燒起來，帶着不好意思的樣子說道，「今天出來太慌，所以沒有帶錢，李平與譚年疑惡我身上有錢，他們就不知道我前天的五十塊錢被我打牌輸了，如果我早不打算走，無論告訴他們倆誰都行，亦可以給我留下二十塊錢，他們這一走，所以我就早走的，」淑芳道，「這些話都不用不說，我問問你，」淑芳一邊說一邊便坐在雲華的身傍接着問道，「你娶過太太了嗎？」雲華一聽，知道淑芳這是有意思的問他，便笑着答道，「我本早娶過老婆，不想於前年她已死去，」淑芳道，「怎麼不再續一個呢？」雲華道，「我不是不續，亦不是不想續，實在找不着一個情投意合的，」雲華說到這裏

，不住的用眼偷看淑芳，淑芳聽了這話，便用眼角看了看雲華的臉，微微的一笑說道，「我們安眠吧，已經一點鐘了，你明天還得早起辦事呢，」說着二人便脫去衣服，共枕的躺在床上，淑芳順手將電燈關滅，二人你思我愛的談笑一回亦就入了睡鄉，正是，春色滿園關不住，一枝紅杏出牆來，

光陰是一天一天的過去，歲月是一天一天的增加，淑芳與雲華的感情，也是一天比一天的濃厚，不知不覺的，她二人已有數月的往來，那知天有不測風雲，人有旦夕禍福，雲華這種看花賞月的風流韻事，竟被學校校長探知，在寒假期間，竟被辭退，李平與孫漢年因與校長有點特別關係，未遭連帶，吳雲華在學校當教員的時候，每月雖有四十元錢，都感覺得不夠，在這寒假被辭呢，越覺得經濟恐慌了，自顧尚且无暇，那裏再有閑錢到淑芳那裏去呢，再說沒有了職業，一方面是沒力量去，一方面慚愧得也不好意思去，偶然的去一躍看看淑芳，總覺化這一塊錢類如十塊錢似的心疼，他也不肯將這失業情形，告訴淑芳，淑芳就是作夢也不會知道，雲華是如此的困難，二人每到一塊，總是

戀戀難捨，淑芳還不時的問雲華道，『怎麼近來你臉上的氣色不正呢，好似有什麼愁事的一樣，並且你現在到我這裏來，總帶着一種冷淡的態度，』她那裏能猜透雲華目今已然走到黑暗無燈的十字街頭，無所歸宿呢，

一恍的功夫，雲華有二十多天未進飛紅書寓，在個二十多天裏邊，淑芳沒有一時一刻，能將雲華忘去，不但減少了飲食，並且到夜間尤其想得睡不着，因為不知雲華是怎麼回事，所以想到難過得時候，便嗚嗚的偷哭一陣，因為人類是萬物之靈，富於感情的，尤其是男女，祇要能由感生了情，無論什麼，都可為情字去犧牲，再往深說，就是為情去死，都覺得是快樂的，有人說青樓非談情之地，妓女非專情之人，看了淑芳對雲華的這種情形，可証明那句話，已經破產了，淑芳在沒事的時候，便逼問雲華的朋友，探聽雲華的下落，始終也未打聽明白，有一天下午，她悶得難過，便跑到馬路上溜着玩，心裏說，如果我與吳雲華有緣，就許在馬路遇上，不料正在胡亂思想的時候，就聽有人叫道，『四姑娘你往那去，』淑芳急忙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李平，心裏不由得歡喜異常，

心說這就能打聽雲華的下落了，便急性的走了過去，笑嘻嘻的道，『李二爺你老這往那裏去，』李平樂口說道『我前邊辦點事，這幾天雲華去啦嗎，』已經有一個月沒到我那裏去了，他現在還和你在一塊嗎，』他年前就不幹了，』他現在你可知道住在那裏，』現在的吳雲華不是從前的吳雲華了，他不幹了以後，手中非常的困難，你打聽他幹什麼，是向他要盤子錢嗎，他現在窮的要死，那裏有錢還你的客賬呢，』他不曾欠我的錢，我向他什麼賬呢，不過我想見々他，』你見他做什麼，你還幫助他幾個嗎，現在他住在三馬路三新街平民客棧十號，』淑芳聽見雲華住的地點，不由的心花怒放，歡喜異常，當時便掏出一枝鉛筆，寫在一張白紙上，寫完說聲明天見，便大踏步的走去，李平看她這種情形，好似受了神精病的一樣，不知道她葫蘆裏賣的什麼藥，便一邊走着一邊的想，始終也未能猜着他這是什麼意思，

淑芳回到班子裏，便叫姨娘預備洗臉水，重新裝飾一番，叫毛夥雇了一輛洋車，掌班的知道淑芳是不會有其他變故的，又因為她在班子裏很紅，這次她出去找客要是攔阻

她，恐怕惹她不高興，所以也未跟人。淑芳坐在車上腦內不住的追想與雲華過去的經過。一幕々の在眼前表演，來往的汽車笛聲，她都不能聽見，要不是洋車夫說，到了平民客棧了，她還要呆々の想呢，她急忙下了車，看了看住客的姓名，果然吳雲華住在十號，不要說看見了雲華，就是見了這吳雲華三個字，心裏就是一高興，便問茶房道，『十號的吳先生在屋嗎，』茶房將她上下看了看，心說吳先生自到這裏以來，就沒見有一個闊朋友找過他，所來找他的人，都是些窮酸，想不到竟有這樣的闊小姐來找他，本來淑芳裏邊穿着藍花緞子的旗袍，外面罩着青針貂的大衣，頭髮燙得一捲々の，顯得異常的時髦，茶房急忙答道『吳先生沒出去，在屋裏，你老貴姓，』淑芳答道，我姓周，『茶房便帶着淑芳到十號門口，回頭說道，『你老候候，』茶房便推門進去，雲華自失業以來，每天便向各報館投々稿，弄幾個酬金，來救濟自己生活，前天與新興報才接洽妥，與報館做一長篇小說，每月給十五元錢的稿費，今天天才將題目擬好，因為嫌不甚驚人，總想改一改題目，這功夫右手拿着筆，左手扶着臉，正想妙題的時候，就聽茶房進來說道

吳先生外邊有位周小姐找，『雲華一聽知道是淑芳找來了，覺得非常的慚愧，忙放了筆，將舖蓋上的被子疊好，便向茶房說道，『請她進來吧』茶房拉門出去，淑芳便推門慢慢的走了進來，看見雲華頭髮很長，臉上帶着黑黃的顏色，並且比從前瘦了許多，心裏覺得非常的難過，便坐在雲華的舖上，含着兩顆熱淚，她在未見雲華以前，覺着腹中存着千言萬語要向他說，那知現在一見面，竟連半句話也說不出來了，雲華站在一個舊方桌的傍邊，看了淑芳這種情形，不由的也流出淚來，便用手巾拭了拭眼淚問淑芳道，『四妹妹你這是從那裏來，怎麼知道我住在這裏呢，』淑芳亦拭眼淚道，『我從班子裏來，因為今天遇見李平，才知道你住在這裏，你就是沒事，不到我那裏去，怎麼連告訴我不告訴我呢，』淑芳說着便又掉下淚來，雲華看了淑芳的臉，雖然還是那樣的好看，確是消瘦了不少，便說道，『我雖然不到你那裏去，我的心却是一時一刻也忘不了妹妹你的，你看現在我到了什麼光景，還有什麼臉再往你那裏去呢，』淑芳坐在舖上，一邊聽雲華說話，不住的用眼往各處裏偷看，身子動了動，覺着屁股底下硬硬的，不知道是什

麼東西，便站起來用手往褲子底下一摸，原來是幾張當票包着幾十個銅子，將當票拿在手裏看了看雲華身上，除穿着一身棉襖外，就是一件棉袍，牆上各處亦沒掛別的衣服，知道他的大幣也當了，遂問雲華道：『這些當票都當的什麼，裏邊有大衣當票嗎？』雲華看見當票被她看見了，又聽她這樣的問，便帶着很難爲情的樣子答道：『那七塊錢的就是大衣，』現在我叫茶房去與你贖出來吧，』不用，明天我就有錢，我自己去贖吧，』這客氣什麼，你現在和我來假的麼，淑芳說着從腰裏掏出一張十塊錢的鈔票，站起來推開門，叫來一個茶房道：『你趕快坐車將吳先生的大衣贖來，』茶房接過了鈔票與當票，說了一聲是，便往門外走去，』你現在指望什麼生活呢，』淑芳進了門又這樣的向雲華問，』我現在指着往各報投點稿，得幾個酬金來維持現狀，』房錢一月多少錢，可够你的開支，』房錢一月七塊錢，』稿費一月能有多少呢，』不過十幾元錢，』那能够嗎，』沒有法子不够亦得湊合，前天我又與一家報館接洽好了，我作一篇小說每月可得十五元，』小說作了嗎，是什麼題目，』這不是嗎，題目還未擬好呢，』雲華說着便將那篇小說的題

目遞給淑芳，愛情小說題目總得鮮艷，『鳳去樓空』的題目，有點發死，又好像哀情小說的題目，你還不如就往哀情上作，亦可以將我的經過描寫到裏邊去，豈不是增加許多的材料嗎，』二人正談論小說題目，就見茶房進來，將大衣放在舖上，將找回來的錢放在棹上說道，『七塊錢一個月利息，合二角一分，化十六個子的車錢，這還有二元七角五』淑芳便賞了茶房一塊錢，茶房歡喜的了不得，說道，『謝々周小姐，帶着滿面笑容走了出去，淑芳道』你的小說明天再作吧，今天跟我一同到班子去一蹓，』雲華道，『我這個樣子去了多難看，』淑芳道，『那有什麼難看，你放心我們一塊去，我還有事和你談呢』雲華又道，『有什麼事在這裡說不行嗎，你何必到那裏去說呢，』淑芳急道，『我叫你去，你去就是了，你以為沒錢不敢去，不要緊什麼事都有我，還能叫你不好看嗎，』雲華被逼無法，便穿上大衣，一同出了平民客棧，雇了兩輛洋車，便往飛紅書寓拉去了，

『茶房開門』雲華從淑芳那兒回來，進了客棧這樣的叫，茶房聽見吳雲華回來啦，急忙答應，拿着鑰匙就去替他開門，雲華看見今天茶房，比前幾天大不相同，記得有一次，

雲華十二點從外邊回來，叫了半天的茶房亦沒人答應，後來還是自己去將他們叫起來，才將門開開，他們嘴裏還不住囉哩囉嗦的說些什麼，這晚才回來，誰能侍候這般時候，想不到今天淑芳賞了他們一坵錢，竟一變如此，現在真是勢力眼的社會，古人說，有錢買的鬼推磨，真是金玉良言，雲華一邊想，便進到自己的屋內，茶房並帶着很殷勤的樣子問道，「你老漢哈嗎？」雲華心說，我由打這兒住宿以來，我從外邊回來的時候，沒有聽見過這麼一句話，看起這些小人，並用不了什麼就買動了，遂笑道，「洗夕吧，」茶房便去端了一盆水來，又去泡了一壺茶，這才走了出去，雲華洗完了臉，坐在椅子上喝茶，對於這些茶房，不住的好笑，「吳先生回來啦？」帳房先生手裏拿着一封信，站在門口這樣的問，「王先生呀，信帶過來，」雲華忙站起來，推開門向裏讓，這兒有你老一封，信口王先生說着走進去將信遞給雲華，雲華接過信說了一聲你請坐，便將信折開，從頭至尾的看完了，面上頓時現出快樂的顏色，遂向先生說道，「我還欠多少房錢？」「你老到後天整一個半月，收你老一回一元，一回一元五角，共計收你兩塊半，還欠七塊半。」

雲華說道：『明天我打算往河南去，帳目今晚算清吧，』說着便從腰中掏出一捲票子，王先生一看，雲華掏出這些錢，便笑嘻嘻的站起道：『你老先生放着吧，忙什麼呢，』雲華心說，那幾天，天天逼我要錢，我一說沒錢，就帶着一付冰冷的臉子給我看，今天看我有錢了，反倒客氣起來，錢的魔力，可以說是最大的了，便說道：『明天我就要動身了，今晚算清了省得明天麻煩，』這錢給王先生一張拾元的鈔票，說道：『下餘的兩塊半錢給他們茶房，』王先生接過了錢帶着滿面春風說了聲謝謝，便又將幾個茶房叫了進來，個個都笑容滿面的向吳雲華請安說聲謝謝，王先生坐了一會便走去，吳雲華又將信拿出來重看了一遍，放在小皮包裹，將白天看的鳳去樓空的小說題目疊將起來，便整理整被褥，脫去衣服，躺在床上，尋找他那快樂的夢鄉了，但是閉了半天眼，他那眼神仍然未降臨，腦子裏昏昏沉沉的不清楚，眼前竟現出五光十色，所意料不到的事情，都被他閉着眼睛看見了，突然想到淑芳對他一切的感情，覺得異常的慚愧，心說她現在是怎樣的不幸，是怎樣痛苦，我從前做夢亦想不到這時候她會幫助我，今天她給我那五十塊錢，她是被

蹂躪五夜的代價，拿我這堂堂男子漢，用她那種皮肉換來的錢，不如明天送還她去，又一想已經用了十塊，不能還他了，現在還有四十元，正好我的同學雲鵬長寫信叫我，不如拿這錢做路費吧，以後祇要我姓吳的有盃飯喫，我一定要將她救出苦海，想到這裏兩隻眼亦合不上了，痛痛快快睜開吧，又想起從前他的一般喫喝朋友，從我失業以後，不要說來幫助我的話，簡直的連一個來看看我的都沒有，要不是淑芳這樣幫助我，真要丟人現眼了，從這種地方看起來，酒肉的朋友連混世的妓女都不如了，如果我這次到河南有了事，交朋友總要睜開眼睛，怪不得古人說，『社會亂如蕪，人情薄如紗，有酒有肉有朋友，無錢跌倒自己爬』，這種話可以說是現在社會警世格言，吳雲華一邊想他的經過，一邊竟迷迷糊糊，合上眼瞞進夢鄉了，

到了第二天早晨九點多鐘，雲華便起來，洗完了臉，往飛紅班走去，那知到了門口，見那兩扇大門還緊緊的關閉，雲華因為心裏有事，都忘了班子的習慣，不到十一點多鐘是不會開門的，便站在門外叫了有一點多鐘，也沒有人答應，又遲了半個鐘頭，忽見

大門開了，一看原來是廚子上菜市買菜去，雲華便乘這個機會，走了進去，經過樓下，見各屋內連一點響聲都沒有，亦不見有毛夥，自己便慢慢走上樓去，正巧跟淑芳的那個老媽起來了，聽見樓梯響，便探頭一看，原來是雲華，便笑着說道：『吳二爺今天怎麼這早就來啦，』雲華說道：『我有點事，四姑娘有客嗎，』老媽說道：『沒客，你老請裏邊坐吧。』說着便將雲華讓到淑芳的屋裏，只見淑芳睡在床上還未醒，雲華便坐在她的身邊，用手輕輕的在她臉上摸了一下，淑芳在夢中發覺了，睜眼一看，見是雲華，帶着很驚訝的樣子忙坐將起來道：『你這是從那裏來，有什麼事嗎，』雲華道：『我們今天要分別了，』淑芳道：『你要出門嗎，』是的，我打算今晚乘車往河南去。』你到那裏去可有事做，』當然有事做，因為昨天晚上我從你這裏回去，接到了我的朋友楊雲鵬一封信，他叫我趕快去。』你那個朋友在河南做什麼事呢，』從前是我們教師。最近又在河南創辦大學。我想到他那裏，總有事給我的，』依我看你還是不去的好，……』淑芳說着兩個眼圈已經紅了起來，雲華便說道：『你放心就是了，我這次往河南，一方面是因為我個人謀出

路，一方面也就是爲你我二人謀出路，我到河南揚雲鵬那裏，最小也得給我一個教師，一個月就能夠賺一百多地錢，我祇要好好的幹，用不了半年，我就可以將你贖出去，若是在此地找事，也非常覺得困難，就是都有了事，也不過三二十元，我自己固然怎麼都好對付，可是你在這裏邊受無刑罪，我心能忍嗎，所以這次我決意的要去，」雲華一邊說一邊看淑芳，已經不住的用手巾往眼上拭，雲華爲感情所驅使，不出的也落下幾滴淚來，淑芳便嗚咽說道，「你往河南去做事，也是很喜歡的，但是你到河南，可不能將我忘了。」

「這是什麼話，我無論以後到什麼地方，如果要是有心，叫我不得好死，我這可不是故意向你發誓，實在是表明我愛你的心跡，」既然我們倆這樣好，我雖在這火炕裏度日子，也得等你回來領我，最好你到了地方，務必來信告訴我，免得我掛念你……

「這是自然，此地除了你以外，可以說沒有第二個知心的人，再說你對我這番的愛意，我是何等的感謝你呢，」你這樣的好，那些算得什麼，這是你走了，就是不走，還能叫你在此受罪嗎……你打算幾時動身呢，」淑芳說着便看了看手表，「我想

今天乘五點的平漢車，『那麼現在才十一點，你陪我在這兒呆會，我送你上車吧，』雲華明白淑芳的意思，便脫去大衣，又脫了鞋上得床去，躺在淑芳的身邊，又互相談了情話，並研究了將來，從河南回來，組織小家庭的辦法，但於他二人在此要分別的時候，都覺得有點戀々不捨的難受，將來不知那時才能重到一塊，他倆談到情不自禁的時候，便舉行分別的紀念禮了。

一個人聲雜亂的候車室，男女老少大小胖瘦，湊得滿滿一屋，有的坐在自己的行李上發呆，有的靠在簾包上吸煙，有的拿着些果子梨，一邊亂嚼，一邊亂吐，有幾個清潔點的人，看了這種不講公共衛生的人，不住的用白眼珠看他們，但是喫梨的人，毫無介意，仍然不住的實行他那破壞公共衛生的工作，還有一個婦人，帶了幾個小孩不住的亂哭，婦人急了，便打了他幾下，因為他哭的討厭，打他幾下想阻止他的哭聲，那知那小孩子挨了打，哭的更急起來，她旁邊站着的一些人，連問都不問，祇是看着那小孩子哭，這時候就見進來一個鄉下人似的男子，帶着滿臉的氣憤，向他同伴說道，『這個賣票

的真不公平，我費老大的勁，才跟着擠了進去，買完了票找我錢的時候，竟少找我二十六個子，當時就問他，他叫我躲開再數數，我因為後邊的人太擠，所以我就躲開，再問他他連理亦不理，『旁邊一個人還說，』少這幾個子還問什麼，就是問他，也沒有工夫，替你補，你就喫虧了吧，』真他的不說理，少給人家錢，還不許問，要是都照我們這樣的少給，那賣票的還不發財嗎，』他那同伴聽了這些話便說道，』他們一個月不過三四十塊錢，又要養家又要穿，又要嫖又要賭，要不喫幾個那兒够，我前次在一個車站買票，他向我要大洋，找給我龍鳳小洋，出門人總得喫虧，你就別說啦，』那鄉下人氣喘喘的坐在他自己的行李捲上，口裏還不住囉哩囉索的罵呢，他的對面坐着一男一女，正在那低着頭談話，聽見這鄉下人一罵，便不約而同的抬起頭來向他看了看，但是那男女二人的臉上，都帶着一種悲痛的樣子，就聽那女人說道，』你到地方千萬千萬的得先給我一封快信，免得我放心不下，』那男子道，』我方才不是向你發過誓了嗎，祇要你有心跟我，我決不能壞了良心不要你，我現在往河南去，實在我是不得已而去的，如果這地方有事做，

我的良心上決不捨得離開你，」那女子聽了這話，似乎心中難過得太深，便不由的流出兩行熱淚來，渾渾的說道，『雲華啊，祇要你有心要我，我無論如何亦得等着你回來，我現在環境的惡劣，我現在的苦楚，不用我說大概你也明白，前天我到平民客棧找你回去的事情，我都沒向你提，我恐怕向你說了，惹你難過，因為今天你就走了，所以我不得不告訴你，』雲華聽她這話，又看她這種情形，知道那晚到平民客棧找他以後，晚上受了冤屈了，便追問道，『是不是那天晚上你到我那去，我又同你一埭到班子裏那天，』淑芳的眼淚好似串珠一般落得很急了，遂答道，『就是那天晚上，我給你五十塊錢，不知我的領家怎麼會知道的，等你走了以後，她就進來，先罵我有錢貼人，什麼沒羞沒臊浪……什麼難聽的話都罵到了，並且將我的箱子櫃都打開搜過了，還吓了我一臉唾沫，我受這種壓迫，是怎樣的難過，你要有了事，赶快弄錢將我贖出來，不然我受氣也得氣死了，』淑芳一邊說一邊用手巾拭着眼淚，雲華聽了不出的嘆了一口氣道，『你忍着吧，我祇要回來就有辦法，』雲華將說到這裏，就聽跟淑芳來的那個夥計道，『四姑娘火

車來啦，我們也該回去了，』雲華聽了果然看見那些候車的人們，紛紛提行李搬箱子往站上運，雲華便亦急忙的提起那小藤包說道，『好吧，你回去罷，我們後會有期就是了，淑芳哭啼啼的，慢慢的站了起來，方要說話，忽聽見烏的一聲氣笛響了，便急的一把拉住雲華說道，『你走了，你可千萬要記着我啊，千萬不要忘了我啊，』這時候雲華也覺得難過起來，不由的也流出兩點淚來說道，『你放心罷，我絕不會忘掉你的』，他二人這種戀戀難捨的情形，覺得實在的可憐，就連跟淑芳出來的毛夥，都有點心酸起來，在傍不住的拭淚，可是那些候車的人們，祇顧搶着往車上運行李搬箱子，連一個人注意他們的都沒有，淑芳呆如木鷄似的站在那裏，祇見雲華用手揉了揉眼說了聲『再見罷，』便跑上三等車裏去，雲華方上了車，那無情的火車便慢慢的移動了，淑芳還不住的往那車上看呢，火車都出站，淑芳還動也不動站在那裏，『四姑娘車走遠了，還看什麼咱們趕緊回去罷』，要不是毛夥這句將她喚醒，還不知她要看到幾時呢，正是，月圓難長久，情海波瀾多，

雲華上了火車，簾包尚未放下，那無情的火車便慢慢的移動了，他急忙將簾包一拋，搶到窗戶根前，不顧一切的忙看往外看，不料一抬腿正撞到一個人的身上，那個人不由分說，站起來將雲華一把拉過罵道：『你媽忙什麼？』對不起對不起。』雲華急忙帶着苦苦的笑容，向那人賠不是，那人氣狠狠的又坐在原位，這功夫火車已經出站了，雲雲和淑芳最後分別的一面，也失望了，便將簾箱提起來，再找坐位，已經都被人家佔滿，沒有法子，只得將簾包放倒，便坐在上邊，因為他坐的地方，正是來往人的路口，不時得站起來讓人走路，可是他的心中，異常的難過，看了看四圍的乘客，都是三三兩兩的說笑，他的腦子裏，不住追想他和淑芳的經過，想到當初認識她的時候，非常的奇怪，有一天夜裏，正在床上睡覺，因為是天熱，不住的閉着眼睛用扇子搧，那知困神降臨，一打盹，竟將扇子落地，扇子落地的聲音，復將他驚醒，忙睜開眼睛去拾扇子，突然看見他的眼前，現出一個女子的頭，白白的面龐兒，紅紅的臉蛋，不住的向他微笑，他當時覺得毛髮都豎了起來，使搶了枕頭跑到李平屋裏，李平在夢中被他驚醒，看他的臉都嚇白了。

問他怎麼回事，他便一五一十的說出，李平笑了笑好道，『這是那有的事，我想你是作夢罷，要知道夢在心頭想，你躺在床上，又不知想些什麼呢，』雲華說道，『這真奇怪，在明明睜着眼看見的，』李平說道，『你既然怕，就在我這床上睡罷，』說也想不到第二天晚上，在一家落子館裏看戲，正看見淑芳亦坐在一個包廂裏聽戲，他不住，用眼看她，雲華想起昨夜看見的那個女子，與她長的一樣，心中越覺奇怪了，便等到散了戲以後，暗中跟隨到了飛紅書寓，就招呼了她。

『借光你老』，一個茶房推了雲華一下的喊，雲華坐在箱子上正回憶着，當初認識淑芳的經過，突然的被茶房一叫，打斷了他的心弦，便站了起來，讓那茶房走了過去，雲華覺得太無聊了，便走到火車的門口，祇見黑暗暗的天氣，帶着愁慘的氣象，要不是有三五星斗發光，對面都可看不見人，鐵道旁的小樹，在這漆黑的夜裏，似乎尙能看得見一顆一顆的跑過，樹梢被風吹的一顛顛的搖動着，好似向他說，再會，再會吧，復將雲華心思勾起，更覺得煩悶起來，可是他的兩隻眼被關神催得總是要往一塊湊合，他無精

無神的走到自己箱子前，再一看那些乘客，個個都閉着眼養神，有的伏在自己行李上，已經呼呼走入睡鄉了，這工夫除了火車的精神勃勃，努力的帶着一般人們在黑暗世界闖着走，放在滴嚶滴嚶的聲音以外，真是寂靜得落針知響，這車中越現出灰色的氣象了，這時候雲華便也坐在箱子上，前倒後仰的尋找他的好夢去了，

火車一站一站的過去，每到一個車站，都是等着讓大人們專，不知車走了幾天，好不容易才到了彰德府，雲華見目的地已到，急忙收拾收拾，提着籐箱跳下火車，遂問雲華便提起籐箱走出車站僱了輛洋車，他還未上車呢，洋車的前後幾乎圍滿了乞丐，什麼爺爺，老爺滿了耳鼓，雲華便掏出幾個銅子，往地上一拋，那些乞丐便都去搶錢，雲華便乘這個機會令車夫快拉着走，因為道路不平，洋車一顛一顛的，顛得雲華頭面發昏，屁股亦被顛疼了，並且開有陣陣的沙土，迷人的眼睛，他坐在車上想道，這個地方的道路，大概是沒有人修過，不然怎會這樣的高低不平呢，路的兩旁都是墳墓，並一堆一堆的乾糞，被風一吹，臭味直往腦子裏鑽，可是還有幾個鄉下人在那糞堆旁邊喫飯，想必定他們

是聞慣了不以爲然，所以人說，入芝蘭室日久自挹清芬，進鮑魚市久而不知其臭，『真是一點都不錯，不大的功夫洋車已進城了，城裏比較城外覺得還好些，都是石頭鋪地，因爲年久失修的原因，也都破碎了，一般買賣商店，都是守舊得很，也不懂蜂蜜叫做裝飾，並不像那些大商埠的商店，一萬元錢的資本，總得拿五千塊錢修理門面上的裝飾，街上來往的行人，鄉下人居多數，個個都在肩上揹着一條錢口袋，穿的衣服也都非常的簡樸，差不多都是藍粗布棉褲棉祆，聽說這些布完全是他們自己家裏紡織的，講究點的人，也不過是一件洋布棉袍，不知道什麼叫時髦摩登，雲華經過了一條街，連一個穿大衣皮祆的都沒看見，雲華正在這樣胡思亂想的當兒，一會兒，忽聽車夫說『到啦』，雲華抬頭一看，見一座很大的房子，一切都是舊式，門前還有一對石獅子，門的旁邊牆上掛一塊木牌，上寫京華大學，雲華遂付車錢，將箱子放在一旁，便走上台階去，走進了傳達室問道，『做什麼的，雲華遂對傳達說，我是找楊雲鵬先生的，』你從那裏來，有名片嗎』，『有名片，我是從天津來的，』雲華急忙從腰裏取出一張名片，交給那個傳達，那傳達接得名片又問道，『找

我們校長有什麼事』，我與他是朋友，特來看看他的』，那傳達便上下看了雲華一眼說道，『等會』說着便拿名片走進，便帶了一個人出來，又問雲華道，『你找我們校長嗎，』雲華說道，『是的』，『請到裏邊候候，我去與你通知一聲』那個人便將雲華讓到裏邊，不大的功夫，就見那個人出來，帶着很恭敬的樣子說道，『校長有請』，雲華聽見校長有請四字，心中非常快活，便急忙隨着那個人，往裏走去，進了兩層院子，又走到一個小院子，知道這院子一定是校長住的了，方進了小院子，就叫得楊雲鵬迎出來，帶着滿面笑容說道，『你怎麼今天才來呢，這屋坐吧，雲華說道，『我二年沒見大哥，竟發起福來了，』說着二人進到裏邊，早有堂役拿過烟來，便都走到門外，站住門的兩旁，楊校長說道，『老弟你是怎麼回事，這樣的遭法，你那次與我來信說，你學校的事情也掉了，我是非常的着急，本打算早叫你來，我恐怕你不願意做，所以沒敢說一定叫你來，現在你既來了也好，你先在我這裏幫助我撐辦撐辦，』雲華說道，『我既奔大哥這來，當然要請多多維持就是了，這功夫堂役已將雲華籐箱拿了進來，楊校長向堂役說道，『你

將這東西搬到裏邊去，」說着又向另一個堂役說道，「你去請張先生來，」堂役答了一聲『是』，急忙的去了，又向雲華說道，「你在車上很累，去到裏邊休息休息去罷，」雲華答道，「好得很，諸事要請大哥照顧了，」說着來一個堂役便帶着雲華，走出小院往西的一所房子，門口貼着一張紅紙，上寫校長室三字，雲華走了進去，因為有校長的堂役引導，早有人過來給雲華搭了一張舖，雲華將箱子開開，有堂役替他舖好，才走出去，雲華覺得疲乏得很，與大家稍稍的談了幾句，便躺在舖上休息了，

第二天楊校長派人與雲華買了一套衣服，令堂役送到校長室，交給雲華，雲華便整整齊齊的穿好，跑到楊校長這邊，一進門向校長行了個禮，楊校長一看不由的笑着，「你穿了這身衣服，顯得非常精神，可是你這舉手禮，又在那裏學來的呢，」雲華說道，「我從前在學校裏，不是也學過體操嗎，現在雖然忘了一些，但是大概情形，我還記得清楚呢，因為我不穿制服，咱們是朋友，現在我既穿了制服，當將禮節分明了，」楊校長方要說話，就見堂役掀開棉布簾子，行了個脫第禮說道，「三太太來了，楊校長方要問有什麼事

，雲華在旁便急忙問道，『大哥寶眷也住在此地嗎？』楊校長說道，是的，就在這個後院，這功夫就見堂役將棉簾掀起，走進一個女子，年紀不過二十多歲，穿着一件青絮貂的皮大氅，頭上三千煩惱絲已經剪去，下邊穿着一雙高低皮鞋，打扮得非常時髦，可以說全河南城內，也找不出這樣的第二時髦女子，剛一進門，就看了雲華一眼，回頭向校長問道，『昨晚我聽小劉說，從天津來了一個人，所以我特來問問是誰，』雲華在旁一聽，忙向她行了個鞠躬禮說道，『我是昨日從天津來的』，楊校長也忙說道，『這是我的老友吳雲華，昨天才到這裏，』三太太向雲華說，『我打聽你一件事，不知你可知道不知道，』三太太說道，『什麼事你老請說吧，』三太太便向前走了一步，坐在一張橙子上說道，『你既與我們老爺是朋友，很沒有說的了，因我有一個妹子叫馬桂英，在天津南市桃香班混世，去年我同我們老爺在南京住的時候，接了她一封信，聽說她要跟一個銀行的姜七爺從良，跟他沒跟他，後來我就知道了，但是到現在也沒信，因為她是我的親妹妹，所以我非常掛念她』，楊雲鵬在旁邊聽了這話，不由的臉上發燒，覺得自己的姨太太，初

次見了朋友，就問這些事情，簡直的告訴人家，你自己是個窩子姑娘，覺得面上很不好着，可是他平常又很愛她，不等他說完便插嘴說道，「你今天初次與人見面，就打聽這些事，他在天津是教育界的人，這些花街柳巷他是不常去的，那裏會知道你妹子的事呢」，雲華也覺得很難為情，心裏她怎麼這樣的不在乎呢，也不認識我，今天初次見面，就打聽這些事，忙說道，「我在天津對於這些地方都不很熟習，過幾天我與你老往天津去一封信，託朋友打聽打聽吧」，三太太說道，「謝謝你，請你費心給打聽打聽吧」，雲華帶着氣向三姨太太說道，「你回去吧，我現在有要緊的公事要辦呢」，三太太看楊校長有點生氣，便站起來走了出去，楊校長便向雲華說道，「她是我三年前我當教師的時候，在天津化三千地裏的，她叫馬桂鳳，她有個妹子叫馬桂英，從前都在桃香班搭住，現在不知她妹子的下落，可是她非常愛她那妹子，每天晚上便叫我託人在天津替她打聽打聽，我對這件事情，也沒放在心上，近些日子，她好像得了神經病的一樣，每到夜間就問我，她妹子現時在那裏，昨天你從天津來，有一個堂役小劉，不知怎麼告訴了她，

她今天就居然跑來問你，這幸虧是自己朋友，能是外人，這豈不是一個大笑話嗎？」雲華笑着說道，「不瞞大哥說，關於她的妹子馬桂英的事情，還真打聽着了，她的妹子與銀行姜七爺從良的事情，可以說我完全知道，楊校長亦帶着微微的笑容說道：『你在天津不是當教員嗎，這些窩子風花雪月的事情，你怎麼會知道這樣詳細呢？』雲華說道，『幹教員生活的人，表面上個々都是規規矩矩的道德先生，祇裏教本一放，出了學校，可以說喫嗎嫖賭吸大烟，幹什麼的都有，好教員也不能說沒有，但是十個裏頭，好的也不過佔一二成吧，』楊校長說道，『教育界我也全都明白，不過照你說的未免太過了，你既知道桂英的歷史，請你說給我聽聽，晚上我去告訴她，免得叫她終日裏問我，』雲華聽了雲鵬的話，不由的笑了笑，心說你雖然身爲校長，怎麼還懼內呢，遂說道，「她的妹子你老見過嗎，」雲鵬答道，「我在前二年見過的，那時候她才十六歲，正賣清官呢，一種天真爛漫，活潑的態度，實在的令人可愛，我記得我領她姐姐走的時候，她還向我姐夫長姐夫短的亂叫，她的模樣，我雖然記不清楚，可是見了面，是不會不認識的，」雲華說道

，『我實告訴了你吧，我還到她那裏打過茶圍呢。』雲鵬說道。『你招呼她嗎。』雲華忙搖頭道，『我不招呼她，我有同事姓李的招呼她，不過她的脾氣太壞，差不多的人，去長了就不願意去了，那個姓姜的在銀行裏當會計主任，家裏也很有錢，但是他的歲數未免太大了，所以弄桂英從良，有許多不合適，按桂英十八歲的女子，這姓姜的已經五十多歲了，據說他的兒子都已經三十多歲了，弄這個小媽媽到家裏去，那裏能行呢，我同姓李的到桂英那兒去，正是姜某與她正熱的時候，我們每天去，她每天有牌局，這個姓姜的，在她身上化了總有三萬多元，可是她在背地裏，總罵他是個老不知死的鬼，姜某雖然化了這許多錢，始終亦未能達到她的滿意，她雖然這樣的甩姓姜的，可是老倒蛋，不但不生氣，仍然照舊捧她，因為桂英是有領家的，所以後來姓姜的又化了一萬塊錢，與她領家說妥，桂英才被迫沒有法子，才跟他從良，聽說到了姜家，還好，並沒有鬧什麼家務，那知過了半年的功夫，我在一張什麼小報瑣聞裏邊看見，什麼姨太太攜款潛逃的新聞，再看文裏的事情，真有點鴨屎臭了，原來馬桂英被姓姜的娶了過去，暗

中竟與他兒子發生了戀愛，因為不方便的原故，二人竟私自攜手同逃，現在她的下落，我就知道了，」楊校長聽了雲華這話，遂笑了笑說道，「這姓姜的老混蛋太不自量了，也不想想你那麼大的年紀，弄個十七八歲的姨太太，她能安心跟你嗎，可是這種事情我們是知道的，我們不知道的，像這樣奇怪的新聞，還不知有多少呢，」

一層高大的樓房，裏面佈置得異常講究，楊校長口裏啣着一支雪茄烟，靠在一個綠色的沙發上，身旁放着許多的報紙，他一邊吸烟一邊不住的歎氣，一對眼睛不住的往屋頂上看，好似想什麼心思的一樣，臉上不時又現出一種愁容，這時進來一個穿青布棉袍的人，走楊雲鵬面前，將帽子脫去，鞠了一個躬說道，「少爺太太太太都來啦，」三太太呢，「沒有來」，「她那裏去了呢」，「不知道」，楊雲鵬頓時現出很發慌張的樣子遂說道，「你快請二太太上樓來，」那人答了聲是，便急忙跑下樓去，這時候楊雲鵬便站了起來，現出不安的態度，背着手在樓上踱來踱去，遲了不大的功夫，樓梯咯登咯登響了一陣，就見進來一個二十七八歲的一個婦人，臉上帶的驚慌氣色，尙未完全退去，「你幾

時到的，『那婦人見了雲鵬這樣的問，『我昨晚四點多鐘到的，』喫緊的時候，你知道走，將我們交給誰了呢，』那婦人帶着氣的說，『我臨走的時候，不是告訴你的兄弟張先生啦嗎，』虧你還告訴了他，不然我們真就沒有人管哩，』我還有點事問問你，前些日子從天津來的那個姓吳的，你說是你的朋友，現在跑到那裏去了，』吳雲華是不是，這些事情我們先不去管他，可是你們都來了，三姨太太那裏去了，』啞！你還有臉向我問她呢。你看你頭上的帽子，都變成綠的了，當初你討她的時候，我就說，她是窩子混世的，她的性情是淫蕩的，你總說我是爲的喫醋爭風，與你爭吵，一氣能十幾天都不到我家裏去過一次，將她愛的不得了，恨不能將她頂在頭上，現在呢，她跟人跑了，我看你還向我說什麼，』跟誰跑了，』雲鵬便急的站了起來復又坐下。』跟誰跑了，跟你心腹小劉跑了，』真的嗎，你是聽誰說的，』我不用聽誰說，尋常三姨太太與小劉的關係，你瞎啦嗎，看不出來，沒有人的時候，小劉便跑到她的屋子裏閒坐，記得有一次我向你說小劉這東西不能用，你還不信呢，那有什麼法子，』啊！怪不得有一天我到她屋裏去。

我看見小劉從她屋裏帶着很慌張的往外跑，我進到屋裏，看她在床上躺着，好似做什麼事累的不得了的样子，我就沒想到小劉這東西與她有這回事，『我再告訴你，有一天我沒事悶得難過，便帶着王媽隨便溜答溜答，無意中走到三姨太太的窗戶底下，就聽屋內嘻嘻笑々の聲音，我疑惑是你在屋裏向她說笑，我非常生氣，便回去了，因為我素日疑惑她不規矩，便又叫王媽去看看是誰在屋裏，王媽跑到那裏沒敢進去，從窗戶外偷看也看不見，便站在窗戶跟前聽，就聽裏邊有哼哼的聲音，又聽見什麼，怎麼樣，好嗎，還有什麼，我的好哥哥……遲了不多時，就見小劉從屋裏慌慌忙忙的跑了出來，老媽子回來，就一五一十的告訴，我本想當時去告訴你，那知你一連半個月，亦不進我的屋子，我因為氣你，就不願意說了，想那時娶我的時候，一天到晚都不願意離開我，就從你弄了這個下賤東西來，竟連我的屋子都不願意進來，你對的起我嗎，現在看看是她好，是我好，』事情已經被我做錯了，你就不必再瞞怨我了，』雲鵬帶着很後悔的樣子說，二太太將眼睛向雲鵬翻了翻，帶着氣哼哼的說道，『你現在後悔了，從前你要是聽我

的話，能有今天嗎？」你不要再向我囉哩囉嗦了，她跟人跑了還是小事，我在銀行存了三萬地錢的現款，支票還在她手裏呢，『看起來真是個倒霉蛋，有錢交給她，就不會交給我嗎』吳雲華向我講過她妹子的歷史，想不到這個下賤東西，也是那路貨，『這功夫二太太站了起來說道，『走吧！下樓喫飯去吧，不要再怨東恨西了，窰子姑娘那有一個好東西，』雲鵬這時候也覺得餓了，便站了起來歎了一口長氣，同着二太太下樓去了，我最親最愛的淑芳四妹，我們二人爲了環境的逼迫，才發現你東我西，不能在一塊相聚的痛苦，回憶在車站上分別的時候，使我怎樣的難捨，使我何等的傷心，你雖然是香淚洗面，我已經是酸淚洗心了，我記得古詩上有兩句，『兩地相思苦，一處分離難』，這也是說神密的愛啊，

淑芳妹妹，我這次毅然決然的離開了你，完全是爲了你我二人的前途奮鬥，也可以說是爲你我的愛情奮鬥，並且我還要勸你，不要以爲現在我已離開了你，你心裏一定覺得難過，傷心，要知道你在暗地裏傷心難過，是無濟於事的，結果還是你自己身體喫虧

、你萬一的要是愁病了，我現在又不在你的面前，到了那時候叫我可怎麼辦呢，我想那海可枯石可爛，你我的愛情是永遠不會斷的，別看現在你我受這樣的折磨，無論到什麼時候，總有團圓的那一天，現在我已經到了河南，我那朋友楊校長，委了我一個教師，大半遇到機會還可再給我想法子，每月雖定的是一百多元，聽說祇能按月發給五成，有時還領不到，這雖然不趁我的心願，總覺得比在天津受窮挨餓似的強多了，這封信是我到了地方找着楊校長在校長室寫的，因為我一路太累，所以草草的寫了幾句，請你要原諒我才好，祝你禔安，你的最愛的哥哥雲華上，」淑芳坐在床上，那些同院的姐妹們，都坐在她的身邊，淑芳一邊念着，一邊解釋給那般姑娘聽，「吳二爺那人多好呀，從來也未發過脾氣的」，一個姑娘笑嘻嘻的向淑芳說，「我的四妹妹將來是有福氣的，你看她的一對眼睛多變亮，再說吳二爺現在雖然不很好，將來准有關的那天，不要說別的，就是他那一肚子墨，就不會受窮挨餓，你看他來的這封信，說的多可憐呀」一個歲數稍大的姑娘，坐在淑芳的身旁，向着大家高談闊論的批評吳雲華，與淑芳最好的老五，笑嘻嘻

嘖的打了淑芳大腿一下說道，『我的四姐姐長得這樣漂亮，不要說我那四姐夫愛你，就連我都愛你，不曉得我們大家可能喫到我姐姐的喜酒嗎？』五妹妹，今天怎麼與我大開玩笑了，我與雲華的事情，誰也不瞞，不過那老東西，千萬都別向她說，』淑芳一邊聲信一邊起來向姐妹們這樣的講，

夜深了，吵雜的人聲，漸漸的都靜默下去了，馬路上來往的車鈴，也聽不見了，黑而且暗的天空，滿佈着使人駭怕的空氣，微微陣陣的清風，不住來往的穿流，天上幾點星斗，類如幾支手電一樣，放出閃閃的光明，遠遠的犬吠聲，送到那些未入夢鄉人們的耳鼓裏，那些未入夢鄉的人們，不住的怨恨牠討厭太不自量，人家受了一天的累，還未睡着，在這半夜三更的時候，牠的精神來了，隨便汪汪的叫個不休，真是這些畜牲太己的不講公德了，

淑芳自己躺在床上，腦子好像車輪一樣轉搖不停，各種的心事，件件都想了起來，有許多不願意去追想的事情，偏偏的叫她去想，她便又想起雲華告訴她的催眠術，如果

夜間睡不着覺的時候，可閉着眼，躺好了不要動，口中默念一二三四五的往下念，念到一百，再念九十九九十八九十七的往回念，這種催眠法，本來是很有趣的，因為她想到這是雲華告訴她，她雖閉着眼不動，口裏這樣念着，不但未能睡着反倒勾起她想念雲華的心事，兩隻眼睛，乾的越發的合不到一塊了，心裏雖然難過，想想催眠術的法子，不覺自己又好笑起來，便不如痛々快々の來個不睡了，將被往上猛一掀爬了起來，爽快的將電燈也開了，下了床將衣櫃開々，復將雲華給她的那封信拿將出來，又上了床，用背靠着床頭，一篇一篇的看那封信，看了幾遍，又覺得困了，便將信放在枕頭底下，大睜着兩隻眼躺在那裏，心說今天這是怎麼回事呢，心裏越想睡越睡不着，忽然又聽見對面屋裏的嘻笑聲，床的搖動聲，她的心裏又增了一層難過，不由的便歎了一口長氣暗說，『唉，世界上最痛苦的人，就是賣淫做皮肉生涯的妓女，這一夜爲了人家幾元錢，就得任着人家去蹂躪，一點都不能自由，唉，真可憐啊，』她想到這裏不由的流出幾滴香淚來，染濕她的繡花枕頭，便越想越傷心，便嗚咽的哭起來了，她一邊哭着一邊追想她自

己的身世，從前父母在世怎樣的快樂，現在是怎樣的痛苦，越想越哭，越哭越想，哭到無精神的時候，便慢慢的踏進夢鄉去了，可是她那如嫩藕一樣的兩隻胳膊，竟從夢中拿到被的外邊，凍得冰涼，要是雲華看見了，一定要趕快的替她蓋上吧

『噯呀，你幾時回來的，』淑芳在床上躺着，看見雲華穿着一身新式西服，拿着文明棍，提着一個小皮箱，精神勃勃的走了進來，淑芳喜歡的了不得，忙從床上爬起跑將過去拉着雲華的手這樣向他問，祇見雲華笑了笑便坐在她的床上說道，『我方才下火車就到你這裏來了』，『你在河南的事情好嗎，』『還不錯，常聽說從前不開支，自從我去，奇怪的很，倒按月發給了』你現在爲什麼要回來呢，『因爲我在河南很想你，特意的請幾天假來看你』，『還有別的事情嗎，』我臨來的時候，將你我二人的情形，告訴了楊校長，他竟肯借給我五千塊錢，成全我們的好事』，『真的嗎，』淑芳聽了這些話，不由得非常快活，便笑着說道，『我今天可以跟你走了』，『今天可以走，你叫你的領家來吧，』淑芳便很高興的跑了出去，到樓上將她的領家找了來，雲華便向老鴿子道，『現我在要替

他贖身，她還有多少沒清，」老鴿子笑嘻嘻的說道，「吳二爺，你老發財回來了，要爲四姑娘贖身嗎，她欠的錢不多，才一千五百塊錢，」雲華便開開小皮箱，拿出一大捲鈔票說道，「這是兩千塊錢，下餘的請你替我賞夥計，再給同院的姐妹們買朵花戴呀，」老鴿子將錢持了過去數了數，便揣在腰裏，這功夫同院的姐妹都進來了，一個一個都過來向淑芳道喜，淑芳亦一個一個的辭別，老鴿子這功夫帶着滿臉愁容走過去與淑芳說道，「四姑娘你走了，我是真捨不得你離開我啊，自從你進了我的門，媽媽我是很疼你的，現在你跟人走了，我的心裏是真不好受……」說着便也流出幾滴女婿哭丈母娘的淚來，媽媽你不要難過，我以後有功夫會來看你的」淑芳一邊說着便也流出淚來，那些姑娘們站在一旁，個個都不住的用手巾往眼上拭，頓時哭泣聲音滿屋內，雲華在傍着急道，「不要哭了，快收拾收拾走吧，」雲華便從皮箱裏，又拿出幾件綢子衣服，並一件緞子夾斗篷，遞給淑芳，淑芳便將身上的幾件衣服換下，交給老鴿子說道，「媽媽這是你的東西，給你吧，」老鴿子便接將過來，交給一個老媽，淑芳同着雲華方要走，就聽一拉姑娘說

道：『四姐姐你穿的那些夾衣服不冷嗎。吳二爺贖你從良，不熱鬧熱鬧嗎，』雲華說道：『我早預備一輛花彩汽車在門口等候呢』大家從窗戶往樓下一看，果然見有一輛汽車，繫了許多彩花，祇聽淑芳與那些姑娘們說了一聲『再見吧』雲華便與淑芳手拉手的走下樓去，淑芳與雲華上了汽車，汽車夫便嗚嗚的開走，這時候淑芳心中非常歡喜，便笑着扒在雲華的肩上說道：『想不到我倆竟有今天，我從今以後再不去做那地獄中的皮肉生活了』，淑芳一邊說着，便倒在雲華的懷裏，迷迷昏昏的也不知汽車到了什麼地方，就聽雲華在她耳邊說道：『四姑娘，起來吧，看看你的胳膊都凍得冰涼，我替你蓋上吧』，『這汽車是往那裏開，還未到嗎，』淑芳迷迷糊糊的閉着眼睛說，醒醒吧，天不早了，『往什麼地方去還未到呀，』一個姑娘站在淑芳的床前輕輕推她，淑芳便慢慢的睜眼一看，原來是自己的娘姨站在床前叫他，急忙起來揉了揉眼，向四下看了看，便嘆了一口長氣：『唉，這樣好的事情，怎麼會是夢呢』，又重躺下追想那夢中情形，娘姨知道她方才正做好夢，便笑嘻嘻的問道：『四姑娘，你做的是什麼好夢，是夢見吳二爺與你贖身嗎，』淑

芳聽了這句話，急忙又爬了起來，笑着說道：「你怎麼知道，我夢見的是吳二爺替我贖身呢？」娘姨笑着說道：「四姑娘我跟你這些日子，你的什麼心事我還不知道嗎，但願四姑娘的夢，成爲實事才好。」淑芳一方面穿衣服，一方面嘴裏說道：「唉，我這夢恐怕終久就是夢了啊！」

淑芳見那天夢見跟雲華從良以後，她的心中時時刻刻總是忘不了雲華的面貌和舉動，每天就是有客來，也不過敷衍敷衍而已，知道的都說她是一個多情的女子，不知道她的情形，多惡言惡語的說她架子太大，可是她的領家老鴿子，到了夜間沒有人的時候，總是勸她，應好好的做生意，好好的應酬嫖客，那知淑芳遇到招呼她的客人，她就與人家大談她與吳雲華的關係，以致她與吳雲華的事情，鬧得滿城風雨，有一些花報上，常常登着關於她的新聞，那知另有一般嫖客，以爲淑芳是個多情女子，都情願去招呼她，到底看看她怎麼樣的多情，與她稍近熟的客人，都想用一種方法，破壞她與雲華的感情，自己好從中與她親近，誰亦想不到淑芳愛雲華的心，這樣的堅決，無論你用什麼方

法鬼計，亦破壞不了她愛吳雲華的心，有一天一個花報上登着淑芳的一張像片，並作了一段文，放在前邊，題目是『青樓情女』，文裏邊完全是捧她的多情，恰巧被一個公子哥兒看見了，就按着報上的地方找了去，挑識淑芳，在這個公子哥兒，以爲自己西服皮鞋眼鏡，又是少爺班子，吳雲華不過與她有感情，用不了十天就可到手，並準可叫她忘却吳雲華，那知進去挑她，她竟不過，還是老鴿在旁看見，這個公子哥兒又有錢又漂亮，如果她能好好的招待他，再與他灌點米湯，這不是肥豬拱門嗎，所以再三再四的勸淑芳，淑芳懼于威權，不得已就上了盤子過了，這個公子哥兒，看淑芳長的又漂亮，以爲淑芳與他過了是特別的愛他，第二天就叫了幾個人來與淑芳捧牌，捧一天淑芳不留他在，捧兩天淑芳還是不留他，捧三天淑芳仍舊的不留他，一連捧了十幾天，到底淑芳也不留他，這個公子哥兒氣了，心說你不留我，我就天天打牌，反正打到你留我爲止，淑芳總是有點小知識，知道這個公子哥兒的心理，所以抱定宗旨，你就是跟我打一年的牌，我也不留，真的那個公子哥捧牌整整捧了一個月，到結果淑芳也不留他，可是洋錢在

這兒已化了四五千，老鴉子可真算走紅運了，那個公子兒見一看，洋錢化了許多，到結果目底也未能達到，一堵氣便不去了，可是，淑芳天天總是盼着雲華早日歸來，與他贖身，不料想得她思慮過度，面黃肌瘦憔悴來了，這時候老鴉子，因為她的名聲很大，也紅得很，所以也暫時良心發現，跑過去勸她，不要癡癡了身體，她有時睡在夜裏，自己總是哭醒，跟起頭那個姑娘，都看他太已痴情，亦不時勸她想開點，他聽了大家的勸告，總是不管話而一息長氣，突然一天來了個老頭客，招呼她，看她這個樣子，就問她『你有什么心事，這樣的雙眉緊蹙』，淑芳說道，『我並沒有什麼心思，不過我在這裏裏混世，我認爲這是無味的』，這個老頭兒以爲淑芳的話，有意叫他與她贖身，他那裏能知道，淑芳是另有懷抱呢，便很懇切的向淑芳說道，『你覺得在窩子裏混世是無趣味的嗎』，淑芳說道，『女子要是進了窩子賣淫，簡直是下了十八層地獄一樣，我想不能當時生出兩個翅膀飛了出去，才算趁了我的心願』，老頭兒很以爲淑芳與他有意思，過了兩天就約人來打牌，一連打了三天，淑芳並未說出留他的一字，這一般捧牌的朋友呢，都是

這老頭的嫖友，約人家來的時候，向大家宣布說，淑芳怎樣向他訴苦，怎樣想求他與她贖身，大家以為這是很好的事，所以都來與他捧牌，一連三夜，也未得到目的，那老頭心說，『這可奇怪了，他明明的是與我有意思，怎麼我與她捧了三天牌，她竟會不留我呢』，並問淑芳道，『你有相好的客人嗎』，『無論什麼客人問妓女這句話，妓女必定要答沒有相好的，就是有相好的也就是你，那知淑芳却不然，聽了這話，便說道，『我也沒有熟客，也沒有相好的，不過我有一個情人，名叫吳雲華，現在河南，我們二人的愛情，至死也不能忘的，並且我們還有定規，他不回來領我，我不嫁人』，那老頭兒聽了，涼了半截，這才明白前天與他說的話，並沒有想跟他的意思，這幾場牌也白捧了，便說道，『傻姑娘現在青年男子，那有真正愛情，以後他就果然發了財，不來領你，你怎麼辦呢』淑芳說道，『那倒不會的』他到河南還時常與我來信，你如果不信，我可以拿他前天來的信給你看看，那老頭兒看她志向很堅，破壞也不容易，遂說道，『好吧，請你拿他的信我來看看，他到底與你真有情假有情』，淑芳便將小嘴兒一撇鼻子一綳說道，『不

用看信，我們也是很相愛的』，說着便站起將櫃開開，從裏邊將雲華前天給她的信拿了出來，遞給那個老頭兒，那老頭兒抽出一看，祇見上邊寫着，

『親愛的淑芳妹妹啊，親愛的淑芳姑娘，自從分別以來，我腦海已經刻了深切的印象，白日思念，夜晚追想，你的美麗影兒，無時無刻的不在我的心上，雖然是天南海北各一方，可是那，我愛你的精神，仍然不停留的常來往，希望你身體保重往開處想，莫要自找煩惱多悲傷，你要將眼光放大，務要把耐性兒放長，你要抱定恒心堅志莫要變樣，不要爲環境痛苦自淒涼，不要爲魔鬼所惑，一念之差，踏進了他的天羅地網，須牢記，當出席別你我的床前誓，海可枯來石可爛，你我的愛，始終還是那麼長，淑芳妹妹啊，淑芳姑娘，我爲了你南北奔馳，我決不能誤了你百年終身，喪盡了我的天良，我爲了你東跑西蕩，我爲了你，投筆從戎嘗盡渴餓勞險的苦中苦，我爲了你受盡了，風霜雪夜，記得有一次，我的神經突然錯亂，許多的幻景佈在眼簾，看啊，急然間看見了，妹妹你那美麗可愛的面龐，亭亭立在我的面前，你還向我微微的笑，你還不住的向我來憐，我心

頭知道是夢中相會，然有總希望是破鏡重圓，

我親愛的淑芳妹妹啊，親愛的淑芳姑娘，記得我們那天要分別的那天，你那溫柔的玉手，緊緊握着我的手腕，你那眼中的熱淚，好像珍珠一般的向外直落，我知道你的心裏，有許多的話要向我說，那知你竟爲了難過不吐一言，室中的空氣，佈滿了悲慘愁痛的景象，棹椅床櫃都靜悄悄的不動似乎亦在那裏爲我們歎息，惟有桌上的時鳴鐘，仍然努力不息，發出嗚得嗚得的老調，使我不願聽聞，第二天我倆在車站上的時候，我的心都覺得碎了，火車的笛聲，拍擊在我的心絃，那時候我真想一狠心不走了，也真奇怪，就好像有人在我耳邊唱歌說，『莫留連，少悲傷，生死離別皆尋常，男兒應往前程奔，莫在情海耗時光，姻緣本是天造定，環境壓迫亦無妨，趕快說，趕快講，火車笛兒鳴數響，今日難離要把前程誤，將來尤覺痛心腸，二人如能永久情不斷，來時團聚日更長，等到白髮諸般事業無成望，要知道苦海就在情海傍』。

淑芳妹妹啊，淑芳姑娘，那時我腦內發現了這種神秘的印像，才忍心離開妹妹的身

傍，我現在啊，我現在努力的奔向陽光，以免誤失了我這青春的希望，望你身體多加保重，望你心頭少尋悲傷，祇要我情緣不致被人暗砍斷，將來團聚日正長，祝你身體多康健，快樂的神兒不離你的身上，你的親愛的哥哥吳雲華上」

那老頭兒看完了這封信，不知他受了那股子病，竟眼淚汪汪的說道：「你們二人都是一對可憐蟲啊，」這時候自知流淚是很難看的，急忙掏出手巾去拭，可巧淑芳坐在他的身邊，直顧出神，對於老頭兒的情形，絲毫亦未注意，及至老頭兒站起來，她纔站起來說道：「信看完了沒有，」上邊說的言詞懇切不懇切，」那個老頭，還不住揉眼說道，真懇切說到這裏，又接言往下說道：「他在河南在學校裏作什麼事，」淑芳說道：「他在河南楊校長那裏當教師，」那老頭兒聽了，仰着頭想了一會說道，他認楊校長，大半是楊雲鵬吧，淑芳忙說道：「對了是楊雲鵬，」那老頭兒又說道：「前天我看報，說楊雲鵬創辦京華大學，快要開始了，」淑芳聽了那老頭兒這樣一說，不由的眉笑眼開，忙問道，你怎麼知道，老頭兒笑着說道，我是看報紙上說的，淑芳忙又問道，報上登的實在嗎，那老頭兒

說道，「大概總有些影兒，不然報上也不若隨便的瞎說，」淑芳聽了老頭兒的話，心中略爲安慰，坐在那兒動亦不動，那老頭兒看她這種痴情可憐的樣子，坐在那裏也不住的嘆氣，心說當妓女的這種情的真少，自古到現在，也不過祇有一個蘇三玉堂春，想不到淑芳這姑娘，竟與玉堂春一樣的痴情，實在難得的很，便向淑芳說道，「老四你不要心裏難過，吳雲華決不致有失業之處，你放心，我看這信，吳雲華是一個聰明人，將來定有很大發展，」淑芳用手拭了拭眼淚，嘆了口長氣說道，「咳……我的命怎麼竟這樣的苦吧，如果他不失業，要有了好事，早就把我贖身了，」那老頭兒聽了這話，心說「我不如趁這個時候，買點好在她身上，便笑着說道，『不要緊你祇管放心，如吳雲華真有那一天失業或者不要你，我可以負完全責任替你贖身，你如果真到了我的家裏，喫喝住穿都可隨你的便，』淑芳聽了，眼角向他翻了翻，心裏罵道，老不知死的鬼，老開花，請問你啦，你這變的胡說，本打算罵了出來，又一想，他總是招呼她的客，再說他這話，從表面上看倒都是好意，便假裝沒有聽見的不去理他，遲了很大的工夫，才慢慢的說道，「承你的美

意，我到感謝得很，但總希望你這話不能實行才好，』那老頭兒聽了前幾句，覺得很美，聽到末了一句，不覺得又是滿涼，可是這人要是老了，心再變成了年青，簡直就沒有辦法，所謂老開花者，就是人雖老心還不老，覺得自己還是四十年前一襟的颯灑，他見了女人就想愛，如果女人能說幾句米湯話，他真是高興得跳起來，他自己也不想，自己已是半截入土的人了，那會有什麼女人愛他，他不但這樣想，他總是覺得自己不錯，如果在窩子裏，有些會做生意的姑娘，越是遇見老頭兒，她的米湯灌得越起勁，老開花的人，被她們這樣一灌，真有點忘了東南西北，姑娘真是向他有求必應，他竟拿着那些姑娘們，供若天神，在他以為自己漂亮不減當年，可是那些窩子姑娘，當面三爺長，二爺短的上勁，目的完全是爲的金錢，不信他前邊出門，後邊她們嘴裏就許罵將出來，『這個老東西，在家裏老實的呆着多好，偏偏跑到這裏給姑奶奶送錢，老不自量的老怪物，也不拿鏡子照照影子，自己是什麼玩藝，真是賴蛤蟆想喫天鵝肉了，』今天淑芳這樣的一難過，眼裏含着玉珠兒似的淚，益覺嬌艷可憐，老頭兒們那裏見過這個呢，所以那

個老頭兒春心竟蕩動起來，便湊到淑芳的身邊，扶着淑芳的肩膀笑嘻嘻的輕聲說道，「姑娘你不要難過了，你如果照這樣一來，叫老哥哥心裏多不好受，淑芳本來是很難過的，但看見這個不自量的老頭兒，慢慢往前湊，湊到自己的身邊，又說出什麼老哥哥的話來，心裏又罵道，無恥的老怪物，真正太沒羞了，自己也不去理他，這時候那老頭兒又笑着說道，『今夜我要是走了，你一定很煩悶的，不如我今晚不走了，在此處陪了你吧，並還可以給你解解悶』淑芳聽了，忍不住的說道，『你不走在這裏幹什麼，誰要你給我解悶，你要是等會死了呢，我還跟你去打人命官司，你不要在那裏胡思亂想吧，』老頭一聽，淑芳的話來得很硬，自己也覺得有點慚愧，頓是老臉也發紅起來，一堵氣便開了盤子走了。淑芳也不去理他，自己祇是低着頭想，她一邊想，一邊不住的抹淚，心中惟一的希望，就是禱祝吳雲華莫受危險，早日回來，這時候跟她的那個姨娘走了進來，看見淑芳這種情形，知道她又在那裏爲吳雲華抹眼淚，便慢慢的走到淑芳的面前，輕輕說道，『四姑娘，又難過什麼，莫非又想起吳二爺了嗎，』因爲這個姨娘跟淑芳很久，對於

淑芳的一切心事，都完全明白，並且亦非常愛護淑芳，因為這種事情，淑芳亦不拿她當外人，有什麼話都不瞞她，便將方才那老頭兒講的話，完全告訴娘姨，娘姨聽了這話，心裏也有點替雲華擔心，祇好用別的言語，安慰淑芳，遂說道，『吳二爺是一個很聰明的人，他在河南必定有好事能發了財，再和你贖身，再說吉人自有天相，四姑娘你只管放心好了，就是你現在愁病了，與他有什麼幫助呢，現在天已不早了，你趕緊睡覺吧，你看你近來的臉，比前些日子瘦的多了，別的都是假的，自己的身子，總得好好的調養，那前天吳二爺來信，不是也說啦嗎，叫你自己對身體，多加保重，你真要有個好歹，吳二爺在外邊，也是難過呀，休息吧，』娘姨一邊說着，趕忙過去給淑芳將床舖好，這時候淑芳聽了幾句安慰的話，心中稍覺得開暢許多，便站起來說道『你去睡覺吧，』娘姨說道，『我睡覺倒不忙，不過我去了以後，你可不要再難過了』，淑芳說道，『你去休息吧，我睡覺就是了，反正我的命交到老天爺那兒了，諸事我全靠着老天爺了，』娘姨又笑着說道，『這才算你想的開呢，我們一輩子的好壞，最好是靠着老天爺，』說着便走了出去，

臨走到門口的時候，還回過頭來說道，「四姑娘你可不要再東想西想了，趕快休息吧，」淑芳亦現出苦笑說道，「依去吧。我決不東想西想就是了，」姑娘聽了便笑了笑將門帶上走下樓去，淑芳嘴裏說不想，可是那小心眼裏，仍然上來下去的思念吳雲華，這功夫天已到半夜三點多鐘了，淑芳才脫去下衣，坐在床上，拉過被將眼蓋住，自己用背靠在床框上，那知她一天也是很累，靠在那兒不在的打盹，兩隻眼睛將合上，就做起夢來了，因為人們做夢，都說是什麼吉兆凶兆，依我看做夢這種事情，完全是一種神經的關係，不信你白天要想什麼，或者白天遇到一件不能解決的事情，夜間必定做關於這件事的夢，所以有人說，夢在心頭想，這真是一點都不錯，不信如果我白天看見一個很漂亮的女子，或者是一個很漂亮男子，心裏覺得很羨慕她或他，恨不能與他認識才好，這種事無意中過去了，你自己已覺着還沒有放在心上，但是你那腦內已經掛了號，到了夜間，也不知什麼緣故，竟夢見了她，竟與他認識呢，怎麼認識的呢，也祇是糊裏糊塗的不知道，今天淑芳聽那老頭兒這樣一說，腦內無形中刻刻深切的印象，她靠在床框上，竟做起

夢來，這時候她自己亦不知到了一個什麼地方，就看見吳雲華，滿身是血，頭髮披散着，面上的油泥總有一錢厚，並且還帶着手錶，蹲在一個牆角底下，旁邊還站了兩個荷槍的土匪，她看了心中覺得非常難過，忙跑了過去，跪在雲華的面前，抱住他的大腿，眼淚汪汪的說道，『雲華哥哥，你怎麼到這般光景呢，你是犯了什麼罪，他們給你帶上這使人駭怕的手錶，你的身上那裏來的這些血，你是打死人了嗎，』他看吳雲華蹲在那裏，動也不動，祇是微微的發笑，兩隻眼睛祇是不住看她，遲了一會才止住了他的微笑，亦滴下幾點眼淚來，淑芳一看，知道他是心裏難過，嘴裏說不出來，便急忙從腰中掏出小手絹，給雲華拭眼淚，嘴裏說道，『雲華哥哥，你往河南臨走的時候，我不攔你啦嗎，你不聽我的話，現在你看多麼可憐啊』，雲華說道，『不要緊，他們決不會殺我的，你祇要有志跟我，我祇要不死，祇要有靈魂，我決不能忘掉你的，我遲早總得將你救出苦海，你祇管放心好了，我吳雲華絕不是忘恩負情的人，我走過以後，你可遇見什麼不好的事情，』淑芳含眼淚說道，『自從哥哥你走後，我是無一時一刻不想念，沒有一分一秒

不盼着你早日歸來，我們好做團圓的夫婦，有一天我爲了想你，夜裏竟做了一個跟你從良的夢，因爲那個夢很好，夢見你穿的非常講究，拿了兩千塊錢給我贖身，我心裏覺得喜歡極了，誰能想的到醒來竟是一夢呢，今天我見了你這種可憐的情形，我希望不要是實在的事情，也是一個假夢才好，」吳雲華聽了她的一些話，不住的點頭，說道，「妹妹，世界上的事情，什麼不是夢啊？」不過是好夢惡夢罷了，「他們二人正說的高興，就見那個土匪，帶着兇惡的臉子向淑芳說道，「快走開，到時候啦，他也該往姪姪家去了，」淑芳回頭一看，就見那邊來了幾匹馬，上邊坐着幾個土匪，都拿着槍，帶着明晃晃的刀，淑芳一看，不由的大叫一聲，原來是要槍斃吳雲華，又見過來兩個土匪，將吳雲華架起來，淑芳忙緊緊的抱着吳雲華的大腿，哭着說道，「雲華哥哥想不到你竟落了這樣的結果，你死了我亦不活着了。」那個土匪並不可憐她，一拳將淑芳推出老遠說到，「他死了你不會再嫁一個，何必就這樣的不捨得呢？」及至淑芳爬起來，那土匪將雲華架走很遠了，可是吳雲華還不住的翻着兩隻大眼回頭看她，淑芳看這種情形，哭得竟沒有了聲音，追

將上去，就看吳雲華被那個土匪架到一個空房，叫他站穩了，那另一個土匪使用新描準了雲華要放，淑芳看了忙搶了幾步，過去將雲華抱住，嘴裏哭着說，『要斃就將我們倆都斃好了，我們二人要死死在一塊』，那土匪忙走了過去，將淑芳胳膊拉住，使勁一推，將淑芳仰而朝天的摔在地上，摔得全身甚疼，將頭摔得尤覺疼痛，耳邊就聽見叭的一聲，吳雲華竟倒在地下，腦後竟流出一股股的鮮血，淑芳便大哭起來，突然就聽有人叫道，『四姑娘怎麼啦，怎麼又哭將起來』，淑芳被這一叫，方才醒了過來，睜眼一看，見娘披看衣裳站在她的床前，自己揉了揉揉眼，覺得背上的疼痛，原來是自己撞在床樞上，撞的功夫太大了，就聽娘姨說道，『四姑娘你怎麼半夜裏又哭起來了呢，你又做什麼夢了嗎，四姑娘你自己的身體要緊，』淑芳便歎了口氣說道，『咳，這個夢做的兇極了，便怎樣如何的都說給娘姨聽，娘姨便安慰她道，『你白天不是聽那老東西胡說啦嗎，因為你替吳二爺擔心，才有這樣的惡夢，我說怎麼回事呢，我將睡醒了一覺，就聽見你這屋裏哭，我知道你是做夢，等會我再聽聽，你哭的聲音更大起來，』

所以我急忙穿了衣服，跑上樓來看你。」淑芳這時候想想夢中的情形，竟駭起怕來，便說道：「你不要走了，就在這兒陪我吧，不知爲什麼，現在無緣無故的我竟駭怕。」娘姨說好吧，說着二人便安息了，那知淑芳白日受了那樣的刺激，夜間又做了這樣的鬼夢，現在雖有娘姨陪着，她那裏能睡得着呢，一會翻過來，一會調過去，越想自己越難過，越難過是越要想，不由的竟嗚嗚的哭了起來，娘姨被她這樣一哭，又驚醒了，知道她是心中難過，不由的也替她嘆了一口長氣，看她那情形，也真可憐，便也受了淑芳的感動，流出幾點淚來，遂又爬了起來說道，四姑娘，你不要再往那難過的地方追想了，好好的睡覺吧，自己的身體也是很要緊，淑芳聽了娘姨的話，拭着眼淚嗚嗚着說道，媽媽呀，我並不願意去想什麼難受的地方，不過我實爲自己難受，我的命是太苦了……娘姨說道，四姑娘不要難過了，說着自己的眼淚更流得更湧了，又嗚嗚着說道，你這樣的一哭，我的心裏也是很難受，淑芳一看，自己心裏難受，反倒勾起人家難受，便坐了起來，將眼上的淚拭乾，帶着苦苦的笑容說道，媽媽你不要難受，我不難受就是了，娘姨看她勉強

的不哭，並裝出假笑來安慰她，他益覺得淑芳這姑娘心地聰明，自己亦想不哭了。揉着眼說道，四姑娘你這樣一來，我的心裏更難受了，那知揉眼是打算止住了哭，不知心裏想道什麼地方，竟大哭起來，淑芳一看，反倒勸起娘姨來了，停了一會，娘姨才止住淚說道，咳，你爲吳二爺這樣，我要想起當初我的事情，恐怕比你這事，還要難過呢。淑芳假裝笑着說道，你有什麼事，請媽媽講給我聽聽，那娘姨在未說話以前，先噙了口長氣說道，我十九歲的那年，認識一個青年人，他住的地方，離我們家也不遠，我們二人常常偷偷的到外邊玩，並且也發生好幾次那種關係，家裏給我說婆家，我哭着鬧着不願意，非要嫁他不行，他也是非要娶我不可，臉來我們兩人，趁了心願就結爲夫婦，他家裏很寒苦，因爲喫飯問題，出外去謀生計，那知一去七年沒有信息，後來一打聽，娘姨說道這裏竟哭將起來，淑芳也帶着慘痛的樣子問道，後來他怎麼樣了呢，娘姨嗚咽說道，後來他竟死了，我現在爲他還守着寡呢，淑芳剛要發言，就聽對過老五的屋裏一陣嘻笑，淑芳聽了便問娘姨道，老五屋裏的這住客是誰，娘姨說，是姜六爺，要看老五才

真是做生意的呢，那個姜六爺，待老五多好，前天又給做一件新印度綢的大褂，老五不但不真心對待他，並且他走了，她就罵是倒毒蛋，按說窩子混世的姑娘，就是像地獄中人，自己的痛苦她都不能明白，還不該趁早尋一個相當不錯的嗎，跟人從良就是出了火坑，若是將來年歲大了，誰還要呢，簡直的受一輩子罪嗎，淑芳說道，老五總是年紀還青，什麼事都看不透，自己覺得在這裏，喫也喫好的穿也穿好的跟人從良那有這個快樂的日子呢，她就不知將來她的終身怎樣，等她老了的時候後悔就晚了，娘姨說道，四姑娘你真是一個聰明的人，除了你這樣及那些年紀大的姑娘，看透這窩子裏的情形，其他那些不懂世故的小孩子，當然不會有這層思想，再說還有我們樓下的老七，前日有個客人年紀也不過二十四五歲，聽說他在那個洋行裏當走街，家裏很有錢，雖然娶過太太，但是已經死了，那客人差不多天天來，並且不斷的給她打牌捧場，看那人也非常老實，人家在她身上化了總有五六千塊，她並親自說要跟人家從良，那人也很有願意要她，不料那人向他的父母說妥了，到了實行領她，她竟改口說，跟那人從良是說着玩的，那人一

氣便不來了，你說這老七不也因為年青的緣故看不開嗎，像這樣的好主你不跟，將來還能找比那人還好的嗎，前天我向她說，你爲麼不願意跟那人從良呢，她說那人是倒霍蛋，我若不跟他灌從良的米湯，他肯在我身上化這些洋錢嗎，你看老七小小的年紀心眼多狠啊，淑芳說道：在窩子裏混世是沒法，人家化錢是取樂，當妓女的要這樣的一來，豈不成了女拆白黨了嗎，二人說着話天已經大亮了，娘姨說道，四姑娘你再睡會吧，不然你白天也是很累的，淑芳說好吧，你也可以到樓下再休息一會，娘姨說道，對，我也去休息會，她說着便下了床，拉門往樓下走去，淑芳這時候，實在的覺得真乏了，便往枕頭上一倒，竟呼呼的睡着了，今日即明日，明日亦今日，轉瞬的時候，由鮮紅的太陽，又變成萬家燈火，琵琶巷中冷靜，又轉到彈唱歌舞的熱鬧時光，一般賣淫的可憐女子，一覺方醒，便又將那勞瘦粘乾的面孔，擦上些脂粉打扮得嫩白的臉且，通紅的嘴唇，借着燈光的力量，來表顯她們的美麗，昨夜痛苦方罷，不覺勞碌又來，一般嫖客們，三三五五的，方喫罷晚飯，便結隊成羣的又踏進那迷魂陣裏，脂粉隊中，嘻嘻笑笑的聲音，使行人住

脚垂涎，淑芳正在屋裡，就聽夥計嚷道，四姑娘到場，淑芳聽了這樣一喊，本想去，又恐領家發脾氣不依，抱着滿心愁悶，慌忙走了過去，將走到門口，方要往裏進的當兒，就見她的領家媽媽，在榜暗暗用手招她，淑芳忙跑了過去，聽她向淑芳輕輕說道，這是新到大名鼎鼎李五爺，他今天特為招呼你來的，你千萬要好好的招待他，你要知道，這種客人是很不容掛住的。淑芳聽了便點了點頭，便掀開門帘走了進去，見這位李五爺，年紀已有五十多歲，看他的精神，很是十分充足，見了淑芳進來，便笑咪咪的慢慢站了起來，將兩隻手背在後面，向淑芳上下打量了一番，這才說道，你就叫老四嗎，淑芳說道，不錯我就叫老四。那李五爺又笑着說道，不錯，實在的不錯，淑芳聽了覺得他說這話，很有點莫明其妙，便問道，你說不錯，到底什麼不錯，五爺笑道，我因為久仰你的花名，你的像片，我在小報上曾看過幾次，今天一見，果然真漂亮，我說不錯，就是說那小報上說的不錯，這時候娘姨拿進煙捲來，夥計也起進了茶來，淑芳便坐在李五爺的身邊，不說話，也不動，這位李五爺從前本在北京做事，對於淑芳的一切歷史都是很

明白。他雖然這麼大的年歲，自己覺得還不算老，可巧現在住在此地，今天到，他便忙的來挑識淑芳。這功夫他見淑芳坐在他的身邊，他的心中真是覺得快活極了，不知怎麼才好，不住的用那昏花的老眼看她，淑芳混世以來，老頭子的客人，實在遇見的很多，他們老頭子的心理都被她測透了，可是她對付老頭子的經驗，實在是學了不少，李五爺越看她，她越是不理，李五爺看了很大的功夫，便站起來點着一枝烟捲，又走到淑芳面前，裝出很滑稽的樣子，將臉對着淑芳笑，淑芳忍不住的問道，你笑什麼，李五爺說道，我笑你長的太好看了，但是你不說話，又想自己的什麼心事，淑芳看他那種態度，實在使人可笑，便不由笑了出來說道，我的心事誰都猜不着，李五爺便用唱青衣的嗓子說道，你的心事麼我不猜便罷，若要猜麼亦就八九不離十，淑芳看他簡直有點老神經病，心說該死的老東西，怎麼這樣不知羞臊呢，淑芳笑着說道，那麼就請你猜一猜吧，李五爺說道，我聽說你是很無情的姑娘，你的情人什麼樣我雖然不知道，但是現在不在此地，對吧，淑芳說道，人為萬物之靈孰能無情，人要是不認識情，簡直，就是一個麻木不仁的人，

無所謂什麼情人，不過我們倆心投意合，他走了我決不能就忘了他，可是我想他在外邊，也決不會就忘了我，李五爺被她這幾句話說得竟閉口無言，遲了會才說道，我今天來特意招呼你，你覺得滿意嗎，淑芳又說道，無所謂什麼滿意不滿意，凡是到我們這裏來的人，都是化錢的老爺，我們一律看待，再說我們這種雖不能說是營業，也可說是淫業，淫字我先得怎麼講，我們好友也佔了個業，李五爺用手輕輕拍了淑芳一下，笑着說道，你這小嘴怎麼變這樣的會說呢，我真佩服你，這功夫夥計在外邊嚷道，四姑娘，淑芳疑惑又來什麼客人，李五爺還真識相，向淑芳說道，你外邊又來客了，你出去看看吧，淑芳便站起來說道，你少等一會我就來，說着走出門外，那裏是什麼客人，原來是領家媽媽叫他，見了淑芳輕々說道，孩子呀，這個客人是我們的財神爺，你要好好的侍候人家，你自己也應當想想，我們是幹什麼的，我們爲的是什麼，你應當向李五爺多灌點米湯，這樣的好客，你不要弄的人家不願意來了，淑芳聽了這些話，心裏雖有許多不滿意，可是嘴裏祇是諾々稱是，便急忙回到自己的屋子裏，那邊的夥計，已將李五爺讓

將過來，李五爺一看淑芳屋內的佈置得異常清雅，心裏益覺愛慕，便笑着向淑芳說道，四姑娘，久聞你的芳名，今天一見真名不虛傳，淑芳亦微微的笑道，什麼芳名不芳名，我們女子落在窩子裏混世，簡直如同罪人一樣，蒙你這樣的抬愛，我怎能擔得起呢，李五爺一聽，心裏更覺驚奇，聽她說的這幾句話，與普通妓女大不相同，並且句句都有見識，遂說道，這不過也是女子的一時不幸，流落到這種地步，我想你們到跟人從良以後，還不一樣是享福的太太嗎，好了現在我既認識了你，我一定得大大的捧你，今天是不成了，已到這時候了，明天你就備兩間小屋子吧，我來請幾個人給打幾桌牌，淑芳笑着說道，那麼我今天先謝謝了，李五爺說道，這倒用不着謝，這是出於我的本意，並不是你的要求，他們又談笑了一會，天已到了一點多鐘的光景，李五爺心中異常的高興，便戴了帽子，向淑芳說道，咱們明天見吧，他一邊說一邊便掏出一張五元的鈔票，開了盤子錢下樓而去，李五爺走過一後，老鴿子便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向淑芳說道，孩子你這才是真正的對我的心思呢，你看在地面這樣冷靜的時候，那裏去找這樣的客人，你想

想能開五塊盤子的，你遇見幾個，淑芳說道，李五爺臨走還說明日給我捧牌，老鴿子笑道，那個我都知道了，這就是你會做客人大好處啊。老鴿子又說了幾句米湯話，便走了出去。這功夫淑芳同院的妹妹老九走了進來，笑嘻嘻的向淑芳說道，姐姐我聽說你今天接了一個好客，我特意走來給你道喜，淑芳說道，我無論接到什麼樣的好客，都不在我的心上，妹妹你還是年紀青，什麼事情你不透，我唯一的希望，就是盼望雲華早些回天津，別的過一天說一天，老九聽了淑芳的話，似乎很表同情，說道，我那吳姐夫幾時才能來呢，淑芳仰起頭假裝的想了想說道，大概快了吧，老九又說道，明天是李五爺與你捧牌嗎，淑芳說道，是的，我再告訴你，你細看我們的媽媽，聽說明天有人給捧牌，就喜歡的不得了，你不信若是三天不上客，她當時又變了副難看的臉子，老九說道，這句話我真相信，你看老三這些日子生意不好，喫飯都不願意給喫，連一點笑臉都沒有，你看老三多麼可憐，這兩天連零化的錢都沒有，我偷偷的給她一塊錢，淑芳說道，今天上客了嗎，老九說道，沒有客，她也不知怎麼這樣的倒霉，見客的倒很多，她連一個見不

上，淑芳說不要緊，你告訴她，明天我這屋打牌，拿五塊錢給她買鞋襪子，老九說道，不錯，你不提我還真忘呢，你看她的襪子都破了，人家客人看她這樣窮，當然不願意挑她。好罷，等會我去告訴她就是了，老九說完了話便跑了出去，淑芳自己在屋裏想，我這樣的與她當牛馬拉到幾時為止呢，從這地方便又勾起想雲華的念頭，自己竟坐在那裏發起楞來，遲了很大的功夫，一會那掉上的鐘打了兩點，噹噹的打擊斷了她的視線，不覺便嘆了口長氣，才慢慢的走到床前，脫去大衣安息，到了第二天，二點多鐘李五爺便來了個電話，說今晚無論如何也得預備兩間大屋子，現在因為我的朋友很多，都要往你那裏玩，淑芳說道好吧，你昨天說的，今天我早預備好了，請你多幫忙吧，李五爺笑着說道，老四呀，沒說的，以後我們還要特別的近乎近乎呢，淑芳聽到這裏便說聲好吧，回頭見，便將電話掛上，自己心裏想道，這個老東西與我打牌，又是要想那種糊塗心思，你就是與我打一百場牌，也休想與我發生關係，自言自語的走向自己的房裏，也不知怎麼回事情，就覺身上很不舒服，腦子裏好似車輪轉的呼呼直響，好在這時候也沒客來，

便躺下睡了一覺，那知一覺醒來，又到上燈時候，自己便先洗了臉，拿鏡子照了照，再看看牆上掛的那張放大像片，實在是瘦的多了，也沒有從前白胖了，自己看着鏡子裏的自己，不住發呆嘆氣，便連想到吳雲華的一切，不由的又難過起來，將擦粉的臉，又被那熱淚洗了許多，正在這時候，就聽娘姨在外邊笑着說道，李五爺你老才來，四姑娘在屋裏洗臉呢，你老請裏邊坐吧，就見夥計打起帘子，樓梯咚咚響了一陣，進來了八九位，李五爺第一個先進了進來，走到淑芳的跟前說道，四姑娘我給你介紹幾位朋友，又向大眾說道，這就是淑芳老四，你們大家認認，淑芳一看數了數一共進來九人，他們歲數要長拿九成一下，總有四百多歲，一個個都笑眼眉開，口中祇說不錯漂亮，淑芳心說這些老不死的鬼，在家多好，爲什麼要跑到這裏呢，這功夫淑芳的領家亦笑嘻嘻的走了進來，向李五爺說道，你別看老四個子大，她沒有什麼心眼，她要是對不對的請你多原諒點才好，李五爺笑着說道，你放心就是了，我自招呼她，還有什麼說的呢，老鴛子滿面春風的點頭說道，希望你老多捧捧她吧，說着便走出來，李五爺又向淑芳說道，我們今

天來就是捧場來的，現在喫飯亦不到時候，不如我們先來幾圈再喫吧，說道這裏又轉過臉來向他的那些朋友問道，你們看還是先喫飯呢，還是先打幾圈呢，大家一口同聲的說道，我們先來幾圈再喫飯吧，李五爺聽了，便向淑芳說道，請四姑娘喊聲來人抬桌子吧，淑芳便叫了一聲，進來兩個夥友七手八脚的將桌子弄好，因為淑芳的屋子很大，所以在裏邊擺了對台式的兩桌，另一個夥計，拿進兩桌牌來，就聽嘩的一聲倒在桌上，就見李五爺的朋友，向另一個朋友說道，他們拿牌往桌上一倒，他們就算錢到手了，那人說道，密子裏也不知誰給他們留下的規矩，他們祇要一倒牌，想不打也不行了，這功夫李五爺在那邊喊道，怎麼坐法，你們坐呀，大家一齊說道，隨便，隨便，李五爺一看大家反對都推諉起來，遂說道，這怎麼辦吧，馬七爺李八爺張四爺黃三爺你們四人坐一桌，我們五個人再分配吧，不大的功夫夫人部分好，個個都捲起袖子嘩啦啦的，三餅五條的戰了起來，按規矩說，客人打牌姑娘無論如何也得坐在自己客人的身邊陪着，要是不這樣，客人就得挑眼，淑芳却不然，等他們都來上了，她便向李五爺說道，你們打牌我本

應當陪着你們，我現在不知怎麼回事，頭竟疼痛起來，淑芳的話尚未說完，李五爺接着說道，我看你不必陪我們，最好你去躺在床上休息休息吧，淑芳一聽正合心意，遂說了聲對不起，便走到裏邊屋，李五爺輕輕的問衆人道，你們看她怎麼樣，馬七爺在那張桌上接過去說道，這個姑娘真不錯，不但人樣漂亮，說話舉動，都很令人可愛，五爺可以努力進行，黃三爺亦接着笑道，老四這樣的身段，晚上睡到一塊，那是什麼滋味，大家聽了一齊哈哈的笑了起來，淑芳在裏邊聽了，心裏罵道，可惜叫他們都活這麼大的年紀，竟隨便的拿我們說着玩，方才她說頭疼不好受，本來是假裝的，那知現在腦內真的疼將起來，他便在床上翻過來翻過去的噁々の哼哼，因為外邊的牌聲打得亦聽不見，不一會娘娘進來倒茶，一着不見了淑芳，忙到裏間屋子一看，見她在那裏滾來滾去的哼哼，不由的大喫一驚，忙過去拉住淑芳的手問道，四姑娘你這是怎麼回事，淑芳慢慢說道，我亦不知是怎麼回事，從昨天我就覺得身上不好受，今天我的頭竟疼得厲害起來，娘娘便輕輕用手在淑芳頭上摸了摸覺得盪手的熱，心說她一定是病了，淑芳說道，你給我蓋

上被，出去照應照應他們打牌的人，關於我不過的事，不要叫他們知道才好，娘姨忙用被給她蓋好，說道，這也許是你累的關係，你睡一覺吧，說着便走了出來，李五爺對淑芳頭痛是很注意，見娘姨進去很大的時候才出來，便問道，老四的頭疼好了嗎，娘姨笑着說道，她許是受涼了，不要緊，大概睡一覺也好了，大家以爲她是頭疼，都並未在意，仍然是紅中白板的打牌，那知他們四圈下來以後，淑芳仍舊的睡在屋裏哼哼，這功夫四圈完了，夥計便進來抬了桌子，跟着又將在飯館叫的酒席擺上，大家都坐好了，李五爺及他的朋友，到這地方打牌的目的，完全是爲淑芳，喫飯的時候，淑芳也不能喫，個個都覺得無聊的很，都是大眼看小眼，你看我我看你的互相亂看，正在這個時候，就聽淑芳在屋裏大叫一聲，大家急忙放下筷子跑進裏間屋裏，這時候娘姨老鴿子都跑了進來，就見淑芳躺在床上，面上通紅，兩隻手抓東抓西，滿嘴裏祇是胡言亂語，也聽不清她說些什麼，老鴿子扒在淑芳面前，輕輕說道，我的孩子你這是怎麼的，淑芳聽了兩隻眼睛瞪的很大，看了她一會才說道，你是誰呀，跑到我這裏來，老鴿子一聽，知道她的病很厲

害，忙叫夥計打電話請醫生，李五爺亦湊了過去，向淑芳說道，四姑娘你是怎麼回事，淑芳便睜開眼看了看，忙又爬起來，瞪着眼睛說道，你是誰我怎麼不認識你呢，李五爺說道，你現在怎麼會糊塗起來，怎麼會連我都不認識了呢，淑芳又細看了看說道，你是吳雲華嗎，你怎麼這時候才來呢，你可把我想壞了，說着便笑了笑，復又哭將起來，大家看了這種情形，個個都是大眼看不小眼的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還是娘娘知道淑芳的得病原因，不住暗暗的替她難過，急忙走了過去，湊在淑芳的面前輕輕叫道，四姑娘你這是怎麼了，你這時覺着心裏怎麼樣，淑芳睜眼看見是她的娘娘，益發的大哭起來，娘娘看了她這可憐的情形，知道她這是難過的哭，不由的心裏一酸，也流出淚來，忙又止住眼淚說道，四姑娘你喝茶嗎，我替你倒杯茶喝，淑芳伸手拉住娘娘的手，眼淚汪汪的說道，娘娘呀，我的心事，除了你以外，還能有誰知道呢，我現在覺得心裏非常難受，娘娘安慰她道，四姑娘你忘了嗎，你自己的身體要緊啊，你如果有個好歹的，可怎麼辦呢，淑芳聽了似很明白的樣子，便嘆了口氣，正在這時候，醫生拿着皮包走上樓來，進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重了很多。我看今天趕緊再請個大夫來看看吧，老鴛子帶着很生氣的樣子說道，這個丫頭的病，完全是從姓吳的身上得的，她沒有病的時候，來了客都不願意招待，恨不能不接客才好，她想那姓吳的是一個窮小子，他就是真來了，能有錢替她贖身嗎，簡直的她是一糊塗，自己找死，你看昨天請一蹶醫生就是十幾塊，我今天再請大夫又得十幾塊，我那有那許多的閑錢，給她治病，她病了這該，反正現在我也不賠本了，娘姨說道，她現在總算是我們這班子裏最紅的人，你拿幾塊錢，將她治好了，豈不是還能與你賺錢嗎，老鴛子說道，賺錢還得她病好以後，如果她的病好不了，我這錢不是白拋嗎，你就好好的看着她，好了更好，好不了就隨她去，娘姨聽了她這種無心肝的話，非常的痛恨，但是爲了自己飯碗問題，又不敢怎樣的與她辯白，祇得天天看着淑芳，希望她自己好了，想不到淑芳的病，竟一天比一天的沉重起來，一恍的功夫竟是七八天了，這一天淑芳竟昏迷不省人事，整整的閉眼睡了一天，飯也一點不喫，水也一口未喝，娘姨正坐在她的旁邊的時候，就聽外邊有人問夥計，四姑娘在那個屋裏，聽這聲音有點耳熟，便掀起窗

帘往外邊一看，真是出人意料的一件事情，竟是吳雲華來了，她雖然是淑芳的娘姨，心中也不知道是悲是喜，忙站了起來跑到外邊，大聲叫道，吳二爺你回來了嗎，吳雲華一看，是淑芳的娘姨，心中喜歡得甚麼似的，便笑嘻嘻的說道，四姑娘呢，娘姨聽他這樣一問，不由的眼圈紅了起來，遲了遲才說道，在屋裏你進來吧，雲華聽了忙大踏步笑着，眯眯的走了進去，進去一看外間沒有，急忙又跑到裏間，一進門突見淑芳頭髮披散，臉黃得像金紙一般的睡在那床上，不由的大喫一驚，好似冷水澆頭的一樣，竟呆呆的楞在那裏，遲了一會便眼淚汪汪的向娘姨道，她這是怎麼啦，他一邊問，便一邊慢慢的走到淑芳的床前，拉着淑芳的手，兩隻眼睛，祇是瞪在淑芳的臉上，這時候娘姨亦眼淚汪汪的說道，她病了九八天了，今天睡了一天也沒有醒，不知是怎麼回事，雲華又想叫她，又不願意叫她，祇是伏在淑芳的面前嗚嗚的哭，遲了很大的功夫，忽見淑芳動了動、閉着眼自言自語的說道，雲華哥哥啊，你趕快回來吧，如果再不回來，就不能見我的面了，吳雲華聽了這幾句話，心裏好似刀攪的一樣難受，忙拉着淑芳的手，輕輕的說道，妹

妹我回來了，妹妹我回來了。他這樣一連的叫了幾句，他眼中的熱淚，好像湧泉一般的流了出來，將淑芳蓋的那床綢被，都濕了一地，娘姨看了這種情形，忍不住也流出淚來，走到淑芳的身邊，向淑芳說道：「四姑娘你想的吳二爺他回來了，淑芳這次得病的原因，完全是受那環境上的種種刺激，她對於吳雲華的思想，自他得分別二年以來，沒有一天離開她的腦海。日久愁慮過度，再加上種種悶氣，冷熱不均，所以染了這個沉重症，領家老鴿子，因為心疼錢，也不肯請醫調治，一誤再誤，致將淑芳的病，鬧到了危險時期，今天她睡了一天，她在夢中也未將能吳雲華忘去，要說青樓中有了這樣多情的姑娘，從古以來，真是少有，她的心裏，因為未見到吳雲華的面，始終是放不下的，所以夢中還哥哥哥哥的叫了幾句。她叫完了以後，耳邊就聽有人叫她，我回來了，她因為氣力很弱，不願意動，所以就未在意，忽又聽娘姨叫嚷說：吳二爺回來了，才慢慢睜開眼睛看了看，看到吳雲華的臉上，便猛然的爬了起來，苦苦的笑着說道：你是雲華哥哥嗎，你回來了嗎，說罷了便又躺下，兩眼熱淚像串珠一般的一滴一滴的滾了出來，兩隻眼！

祇是瞪着雲華，好像心裏有許多的事情，說不出來的樣子，雲華看了益覺難過，便慢慢的說道：「四妹妹你怎會病了呢，你現在可覺得好點，淑芳便抬起手摸了摸雲華的臉，點了點頭說道，好點了。想不到我還能見你一面，不要這又是做夢呢。」雲華說道：「四妹妹這並不是做夢，是實在的回來了，淑芳又爬了起來往四下裏看了看，說道：「這真不是做夢嗎，說着又爬倒大哭起來，雲華也哭了起來，娘姨看着可慘，站在一邊也嗚咽的哭將起來，這時候三人愁慘的哭聲，將屋內的一切，弄得冷靜悲痛，就是那桌上的時鳴鐘，也滴得滴得好像流淚一樣，帶着悲痛的聲音，也跟着她們奏成那愁慘的悲歌。」

吳雲華自跟楊雲鵬失敗後，就流落在河南，舉目無親無友，前途的黑暗，真不知多遠的路程，後來因為無聊到沒有辦法，亦就是喫飯問題解決不了的時候，便急中生智，亦就是天不絕人，就天天去找當地的大流氓馬佩，馬佩家中雖窮，對於一般窮人求他告幫，真可以說還沒有拒絕過一人，馬佩本來不認識吳雲華，起先不願意見他。不料吳雲華就天天去，弄得馬佩實在的不好意思，所以就見了他，吳雲華在河南素知馬佩之名，

知道他若肯幫忙，在河南城裏城外，可以說走到那兒都有飯喫，他明知這不是一種正當的舉動，因為被迫到這步地方，沒有法子，是不得不如此的去求他，古人說人貧志短，馬瘦毛長，實在是一點不假，他見了馬佩，扒倒地上就磕了一個頭，馬佩是久在外邊闖江湖的，對於這種事情，非常講面子，又一看吳雲華這個人，年青青的，漂亮克的，心中亦非常的喜歡他，便問了他的來意，吳雲華便將可憐的情形，詳細的告訴了他，並情願拜他爲師，請代爲設法，以便解決喫飯問題，馬佩那時候，心想給他盤費，使他回天津去，吳雲華一想，自己出來，本爲自己的前途掙扎，亦就是爲心重的淑芳掙扎，若是就這樣的回了天津，不但對不起自己，對不起淑芳，豈不惹一般朋友恥笑嗎，所以不願意回天津，馬佩爲了吳雲華，爲了幾天的難，才想出一種臨時辦法，與吳雲華說道，我在此地，可說沒有一個人敢碰我，我無論到那裏喫飯喝茶，亦沒有給過錢，可是給他們錢，他們亦不要，我現在已經這麼大的年歲了，不如你替我幹這個缺罷，吳雲華問道，你老這樣大的本領，人家都知道的，所以才有今天，這亦是你老的本領所賺來的，我是

任什麼亦不會，怎能替你的缺呢，馬佩笑着說道，這倒不費什麼事，只要你能照我這主意去做，包管你可以替我的缺，你從明天起，你拿着我那根九節鐵鞭，我到什麼地方，你就跟到什麼地方罵我，大家一看有了敢罵我的人，自然都說你的本領很大，吳雲華說道，我怎麼敢罵師父你呢，馬佩笑着說道，傻孩子，這不是我叫你這麼假做的嗎，你想你要罵了我，我就裝做不敢惹而怕你的樣子，當然一般人都很敬重你了，這時候你無論在什麼地方喫飯，誰還敢向你要錢，你這不是無形中替代我了嗎，吳雲華自己一想，理由是倒很對，但是這種事情，未免的有點危險荒唐，爲了喫飯問題，不得不去冒這種險，那曉得照樣一連幹了幾天，還是真見效，便鬧動了全城的人，都將吳雲華看重的不得了，以爲吳雲華這樣年青，給本城除了馬佩一害，都非常的感激，不但到那兒喫飯不要錢，有受過馬佩害的商家，覺得總算替他們出氣了，就有送錢酬謝吳雲華的，吳雲華在河南這樣鬼混了半年多，竟認識了一個太行山架杆的匪頭，名叫李大眼，起先吳雲華並不知道，他是土匪，後來因爲交往日久了，李大眼才實告訴他，請雲華並要到山上，

替他設計帮忙，吳雲華自己想目前的這種事，不過是一個紙老虎，終久是要破的，所以管他是什麼土匪不土匪，爲了自己的將來關係，什麼名譽不名譽，危險不危險，爲了窮的環境，所以毅然決然的，就同李大眼上了太行山，到了山上，因爲吳雲華的文墨很好，大家都很敬重他，並他推爲大杆頭，什麼事情，都聽他的命令去做，吳雲華當初當教員的時候，做夢亦想不到，現在會幹了這種犯法的勾當，自己總算是一個有知識的人，對於姦淫慘殺，一概不准，並列出條規，所搶的是那幾種人，所殺的是那幾種人，所不應當劫的是那幾種人，他這種規則，固然是不合作土匪的原則，但是他與大眾說明這種理由，大家亦很贊成，有一天一個卸任的縣知事，被大家劫上山來，衆人便將這位縣太爺拉去見吳雲華，一問這縣官的姓名，原來是素稱青天的楊韻恒，吳雲華便將他放了，並將所劫的東西完全還他，又一次月圓的夜裏，李大眼說道，今天我帶着弟兄去作一水買賣，你可以在山把守門戶，雲華聽了，知道他們又要去搶劫去了，心裏雖有點駭怕，然而總被那無情的窮字解決了，他們去了很大的工夫，到了天快亮，大家都才回來。

搶了很多的東西，並綁了四個肉票，個個都用膏藥貼着眼睛綑住兩手，將他們關在一室，等他們都去睡覺了，他便跑過來，一個是一個老頭，一個中年男子，兩個七八歲的小孩，吳雲華便問他們道，你們都姓什麼，那老頭子聽了吳雲華的話道，我們都姓黃，那三個一個是我的兒子，兩個是我的孫子，吳雲華一聽那老頭兒的話，並不像純粹河南口音，帶着很多天津的話尾，便又問他道，你們是河南人嗎，那老者說道，我們原來是河南人，因我在天津經商多年，是前些日我帶着他們到此地接他們母親靈棺，想不到竟被大王們綁來，但是我們實在亦沒有錢，請大王們開恩罷，把我們放回去我當然要設法孝敬大王的，吳雲華聽了這些話，又看了看他們這種情形，實在覺得有點可憐，又聽那老頭兒說道，我聽大王說話，亦不像此地人，雲華這時便去將老頭兒眼上的膏藥揭下，那老頭兒看了吳雲華便嘆咤跪在地下，老淚一滴滴流出來說道，請大王救了我罷，吳雲華忙左右看了看說道，你不要哭，我亦不是大王，我替你想法子就是了，並說道我是天津人，我是沒有法子，才流落到這裏，我叫吳雲華，你等到他們都睡醒起來，一定他們得叫我開

問你，你見了我，你叫我外甥，我就說，他是我的表弟，我想是親戚他絕不會不放你的，你可放心就是了，說着又將老頭的兒子眼上膏藥亦揭下來，那男子對吳雲華十分恭敬，吳雲華說你們可認清了我，我叫吳雲華，那男子說知道了，謝謝你的大德，我出去以後，定要報答，吳雲華說完了，便又將膏藥，給他貼上，便回了自己的臥室，自己知道，這人姓黃，在天津做商業，當初淑芳曾向我說過，當初她母親死了，捐三十塊的善士，就是姓黃，這不就是他嗎，要真是他，我總算替淑芳報了恩了，又一尋思，如果我將他們救了出去，他絕不能就算完事，他一定得有相當的辦法與我，我亦可借他這個援助，跑回天津，完成自己心中的大事，想到這種地方，不覺欣喜異常，果然遲了不大的功夫，李大眼來了，說道，我們昨天晚上做了水買賣，並抬了來四頭豬，現在我叫人將他們帶來，你可以問問，看看他們值多少，我們再想法去賣，吳雲華說道好罷，請你叫人去將他們帶來吧，李大眼叫了幾個人去帶肉票，吳雲華便問李大眼道，綁來這幾個人，是幹什麼的，李大眼說道，老弟你對這種事件，可以說你是外行，這幾個票是天津的大商

家，雲華又說道，你怎麼知道的呢，大眼笑着說道，幹什麼得琢磨什麼，賣什麼得吆喝什麼，他們姓什麼我已經都打聽明白了，要沒有這兩下子，弄錯了可怎麼辦呢，我們這山養着七十多個眼線你知道麼，幹我們這種事，雖然說是犯法，實在亦真不容易，若不會調度一切，亦是不能存在，你要知道，我們名兒雖是叫土匪，實際上我們還不跟大老爺一樣嗎，吳雲華說道，你的意思固然很對，但是這種事，總是犯法的勾當，我們將人家綁架來了，人家有錢可以來贖，若是沒有錢我們就撕票，實在有點不合乎道德，李大眼聽了微微的笑着說道，我不瞞你說，我幹這種事已經七年了，對於好人從來沒殺過一個，真是窮的人被我們碰上了，還周濟他幾個，所以你上山來、立的那些規矩，我頭一個就贊成，並且我們要是遇清官大老爺，我們不擾亂他，並且我們還要幫他的忙呢，你不能將土匪都一概的看輕了，他二人正談着話，就見進來一個弟兄，向李大眼說道，王三被馮七用槍打死了，李大眼聽了忙問道，他二人打架了嗎，那人道，不是因為王三喫過飯，向馮七架大砲，所以馮七過去就是一下，將他打死了，李大眼說道，那實在他是

找死，你們將他拋到山溝裏就是了，那人聽了便走了出去，吳雲華便問道，我們這裏，不是沒有大砲嗎，李大眼笑着說道，你到我們這裏，雖然日子很久，但是我們這裏規矩，大半你知道的不多，你明白我爲什麼不叫你同他們在一塊喫飯嗎，恐怕你犯了我們的規矩，架大砲就是他喫完飯，將筷子橫在碗上，實在的亦真不吉，所以那就叫架大砲，他的筷子對着誰，誰都不答應的，吳雲華方要往下再說，就見幾個人，已經將黃姓的肉票拉了進來，都站在吳雲華的面前，吳雲華叫人將他們的膏藥揭下來，第一個揭了那老頭兒的膏藥，揭了以後，他便將一雙眼睛釘住了吳雲華，雲華亦裝出詫異的樣子說道，你們是姓黃嗎，那老頭兒說我姓黃，你是吳雲華嗎，你是我的外甥嗎，吳雲華忙站了起來說道，噯呀，你原來是我的舅父，這功夫那青年男子亦叫道，你不是我的表弟嗎，李大眼在旁邊望邊，看了這種情形，心中不快樂的很，本想在這水生意上弄個萬兒八千的，想不到他們竟是親戚，上來本打算趕緊叫人將他們拉回去，免得白幹了這蹩生意，又一想吳雲華與他交情亦很不錯，這功夫吳雲華說道，舅舅表兄見見，我的李大哥，那老頭

兒那男子，一齊過來給李大眼磕了個頭，李大眼一看，知道事情是沒有辦法了，忙叫人給他將繩子解開，李大眼便對着吳雲華的耳朵私語道，這種事你無論是什麼親戚，亦不能就這麼樣的馬馬虎虎就算完事，我並沒有什麼關係，我的那般弟兄，恐怕不答應，吳雲華說道，這樣吧，我將我舅舅表兄他們都送下山去，我再拿五千塊錢回來，獎賞一般弟兄，你看好不好，李大眼本來是一個粗人，任什麼可以說都不怕，一聽這種是一個很好的辦法，說道，你就這樣辦法吧，你無論如何亦得帶錢回來，不然衆位弟兄我無法敷衍。雲華說道，這件事你就放心吧，我自然是有相當的辦法，李大眼說道，你如果要是辦不到這樣，恐怕衆位弟兄們，亦不答應你，雲華笑了笑說道，李大哥你就不要管了，說着便向那老者說道，你們現在跟我下山吧，那老頭一聽真不知道怎麼謝他才對，李大眼道華弟，你這樣的走，恐怕不容易出去吧，我那裏有一個小旗，有欄你的，你就給他看看，雲華接過一看，見這個杏黃小旗，上寫着大王李李三個字，吳雲華雖然在山上住了很久，對于山中出進的道路，還未能十分明瞭，又是李大眼給他這枝小旗，心說幸虧我

沒有私自帶他們，不然連我的性命都很危險，這雖然是已過去的事，然而無形中，亦有點駭怕，這才對黃姓老者說道，舅舅我們下山吧，我的李大哥已允許了，那老者及那青年又向李大眼說了許多感恩的話，這才跟着吳雲華從後山頭，進了一個大山洞，走了很大的功夫，出了山洞一看，已經到了一遍荒郊的地方，吳雲華心說，要早知道這條路無人把守，我亦用不着費這些事，這時候就見從那旁跑過來幾個種地的農人，跑到他們的跟前，便掏出手槍對着吳雲華等說道：你們是上那裏去的，可有大王的旗子，吳雲華一聽這才明白，原來這些種田的農人，就是山上站崗的改裝，遂說道，我是奉大王的命令，帶着他們出去辦事的，說着便將那枝杏黃小旗拿將出來，那幾個農人一看，有大王的小旗，這才將手槍放起說，你既是替大王辦事的，可以去吧，這支旗子應留下，我們好去交差，吳雲華說道，前邊還有崗哨嗎，那幾個人說道，我們這個卡子是最緊，我們是查出的不管進的，前邊雖有道崗，是管誰的不管出的，最好你過這條河，往那兒走都近，吳雲華一聽心中明白，這才同黃家的人等，急急忙忙的渡過了河，回到黃家村，吳雲華

對黃姓老者說道，我們趕緊收拾收拾往天津逃吧，不然他們二次來了就沒有辦法了，黃姓老者說道，你不是還要回山嗎，吳雲華說道，我回去幹什麼，那山上難道說，還有我的什麼嗎，我要同往天津去，黃老者一聽歡喜極了，這才急忙收拾一番，弄了一輛轎車，拉到車站，大家一同上了火車，直往天津而來，到了天津，雲華便同黃老者住在英租界黃宅，當天晚上大家喫完了飯，雲華便將往河南去的經過情形，一五一十的說了，又將他與淑芳的感情告訴了他，黃老頭說道，這不是一段很小的事情嗎，明天我從大陸銀行先撥五千地錢，你去給他贖身，如果不够的話，我還可以特別幫助你，所以第二天吳雲華便老早的就跑到飛紅書寫，去的時候，心中抱着是百分的高興，想不到事業雖然失敗，竟無意中做了這一樁事情，這不是老天爺的幫助嗎，那知道一進門看見淑芳竟痛得連話都說不出來，他當時是何等難過，就不喻可知，他整夕在淑芳的床前守了三天三夜，除遞茶拿水、請醫去療治外，便坐在床前叙說別後的情形，淑芳有時候精神好點，亦將分後思念的經過，慢慢的說上幾句，淑芳的病亦真奇怪，有時神智很清楚，有時竟迷

迷糊糊的什麼亦不知道，雲華看她好點的時候，心裏很高興，便用種種方法，去安慰她，有時到她迷迷糊糊起來，雲華便坐在床前拉着淑芳的手哭，每到了夜間，姨便陪着吳雲華坐在淑芳床前閒談，她便將淑芳從他走後，怎麼樣的難過，怎麼樣的夜裏哭，雲華聽了益覺的難過，很覺得對不住她，光陰一天的一天的過去，不知不覺之間，淑芳已病了二月有餘，她那什麼白面兒，已經瘦得又黃又黑，好象猴兒一般，一雙大眼竟如一對黑窟窿，嘴唇兒已經沒有了紅色，世人常說再漂亮的人，經不了一場病，再美麗的女人兒，結果不過是骷髏一堆罷了，試想淑芳從前是怎麼好看，一場病竟一變如此，真有點使人嘆息，雲華心中想，如果她要不能好了這可怎麼好呢，有一天夜間，淑芳正糊塗的時候，突然清醒了，什麼事情她亦明白了，說道，雲哥，我嘴裏覺得有點渴，你叫姨給我弄點水來，不多時，姨將水倒來，雲華試了試，正可口，就端着給淑芳喝下，她便說道我真是對不起你，你沒有回來的時候，我是日夜想念，現在你回來了，我竟不能跟你走，真使我難過極了，我的心中還有一件事情，你如果是真愛妹妹我，你務必的要

替我辦才好，我這次的病恐怕是不容易好的了，淑芳說到這兒忽然氣直起來了，喘個不住，雲華連忙用手給她捶着，一頓呼喚着，約摸有一刻多鐘的工夫，纔緩過這口氣來，睜開眼望着雲華說道，要是真不能好，那是我倆還未到時候，古時的玉堂春是三世姻緣，就不許我們倆是兩世姻緣嗎，雲華聽了眼中流淚說道，妹妹你不要竟往不好的地方去想，叫我看你這病祇要好好的調養，是不愁好的，妹妹你心中有什麼事，所以預先與我說說，等你的病好了，咱再商量着辦，娘姨亦在旁邊落淚說道，四姑娘無論什麼事都要想開些，不要竟往難受的地方去想，吳雲華說道，妹妹你的病如果快好了，我們就能出去過日子，淑芳用眼角翻了翻雲華說道，你這次來到底弄了多少錢，雲華說道，你這些日子病沒有好，所以我有許多話，都要向你說，當初我在河南的時候曾從土匪窩裏救出四個人來，他們原籍是河南，現在住天津，他們都姓黃，淑芳聽了忙問道，那姓黃的莫非是大陸銀行的經理，雲華說道，對了，那姓黃的是大陸銀行的經理，因為在河南他的聲望很大，又富有財勢，所以當地土匪們，不是想他一天的了，去年四月間到河南搬他

母親的靈柩，忽地闖進五個人來，手裏持着手槍，一直跑到內宅，將他的孫子兒子連他都綁走了，我費了很大的事纔將他們都救了出來，連一文錢也沒有化，我同他回到天津的時候，他便給了我五千塊錢，並允許我弄份差事，你想這不是天助你我的婚姻成功嗎，你要是沒有這場病，是多麼好，快樂，淑芳面上現出微微的笑容說道，你真是我的好哥哥，我從前不是與你說過嗎，我的母親死了，沒有錢買棺槨，那姓黃的帮助我三十塊錢，我才辦了我母親的大事，那姓黃的是我的大恩人，想不到你竟替我報了恩，最好你明天去見見他，將我的這番謝意與他說說，也叫他知道我倆的關係，雲華突然聽她說出這些很明白的話來，心中頓時覺着特別的歡喜，心說她這種病，一定不要緊了，前天那樣的厲害，現時可以說這種話，一定沒有多大危險了，當時就現出點笑容來說道，四妹妹，你的事還不就是我的事嗎，他既是你的恩人，也可以說就是我的恩人，這些閑事請你不要操心，好好的調養你的病吧，關於你的話，我一定可以替你傳達過去，淑芳說道，你這次來既然有錢，爲什麼不趕緊替我贖身，將我弄出苦海呢，你未回來也就罷了，現

時你既回來，爲什麼還看着我在這火坑裏受罪嗎？雲華被她這樣的一問，覺得很慚愧對她不起的樣子，一時說不出話來，又不好說等她病好了，我再將她贖出去吧，她心中一定要多想，如果我的病不能好了，你就可以不管我了，雲華遲了很久，才慢慢的說道，我早就有心將你贖出去的思想，不過你前幾天病得厲害，所以我沒有與你商議，你現在病既見好，你願意這時就辦，我不但很喜歡，實在我覺得真快樂，你在病中我這樣辦了，亦可以表表我們倆的真愛情。淑芳聽了從被窩中伸出枯骨的灰色的小手，拉着雲華的手，臉上現出苦苦的笑容說道，雲華哥哥，我與你交，總算我有眼力，我始終知道你是一個真誠愛我的人。雲華亦苦苦笑着說道，四妹妹，你待我的好處，我就不必表白了，好在我的良心上永遠是忘不掉的，你愛我的心，我亦完全知道，你既然願意出去，我們今天就辦，淑芳說道，不是我也不叫你將我弄出來，因爲我要是跟你出去，就是死了，我的魂靈都是你的了，……說着兩眼熱淚，一滴一滴的滾了出來，雲華聽了心中也是異常的難過，當時也流出幾粒淚來，這時娘姨站在一邊，聽了他們的說話，又看了他們的情

形，也免不了暗裏拭淚。這時候雲華說道：「現在我就要與你贖身，你出去先去住醫院，一方面可以養病，等你的病好了，我們再賃房子住。你看好不好？」淑芳說道：「我現在的希望，就是趕緊離開這焚人的火坑，住醫院很好了，不知道你的錢够不够？」雲華說道：「用不了，我不是與你說了嗎？目下我有五千塊錢，如果不够的時候，黃先生還可幫我們忙，你贖身得用多少錢？」淑芳想了想答道：「最多別過一千塊錢，老鴿子如再多要的話，你就不必替我贖身，我當時就死。」雲華說道：「那就太犯不上了，這時候娘娘在傍輕輕向雲華說道：「她現在正病的厲害，老鴿子不給她醫治，當然心中就有不指望她，也恨不能將她弄了出去。現在她病的時候你替他贖身，依我看你給她三百二百就行，要給一千塊錢，還美死她呢。」雲華說道：「這件事就請媽媽你去與她說說吧，娘娘流淚說道：「你將四姑娘贖身弄出去，無論如何吳二爺也得帶着我，我和四姑娘感情好極了，我實在的也捨不得離開她。」雲華說道：「那不是一件小事嗎？我將她弄出去，也得要人侍候，你願意跟她呢，你就同我們一塊走。」娘娘說道：「謝謝吳二爺，淑芳在床上聽了說道：「媽媽你不說

我也想到你了，可是我也真有點捨不得離開你呢，娘姨往前湊了一步向淑芳說道，看你今天的情形，比前幾天好的多了，希望老天爺有眼，使四姑娘的病早早好幾天，成全了你們的美滿姻緣，雲華說道，借你的金言，你快去與老鴿子商議去，娘姨說道，好，我先去說說看，你們等會吧，說着便走了出去，淑芳見她出去，便慢慢的伸出手，拉着雲華兩隻手說道，雲華哥哥，你知你出去了，我這三年的罪怎麼受的啊，雲華便將臉對着淑芳的瘦黃的臉說道，妹妹你的難過，我是完全知道，實在也是我不走時運，不然的話何致到現在才回來呢，淑芳便用兩手攬住雲華的脖子，雲華便乘式將臉偎在淑芳臉上，一種親熱態度，使人可歌可泣，她倆臉偎着臉，都是眼中含淚，說不出是苦是甜，是悲是歡，二人的腦海內部各自追想各人的別後經過，這樣偎抱着經過了很大時間，她心中除了他，他心中除了她，可以說任何思想，都參雜不進去，他二人的耳鼓裏，除了聽自己的呼吸外，任什麼都不在他們的心腸，任何響聲也踏不進她們的耳鼓，惟有棒上的報時鐘，好似與他們表同情的一樣，放出滴得滴得得聲音，與他和他的呼吸聲湊成一塊。

這時候忽聽門響了一下，才將她二人愛的心被打斷。淑芳一鬆手，雲華忙抬起頭來，一看，原來是娘姨回來了，臉上似乎帶着幾分滿意的樣子。走到雲華的面前說道，這個老東西可算上了我的當了，方才我過去，我還未說話，她就問我四姑娘的病怎麼樣了，我說與前天差不多，她說『吳二爺不是來了嗎，她今天盼着來，明天盼着來，現在真盼來了，他有什麼辦法，如果他這時能將她領出去，我什麼都不要，恐怕他都不能，你看老四要是早聽我的話，能够現在這樣嗎』，我亦就裝做向她說，現在不是吳二爺來了嗎，你就叫他將四姑娘弄出去，現在亦不要錢，病好以後，叫他看着辦，老鴿子疑我這是爲着她的話，所以她當時就說好吧，你去與雲華說說去，我出來的時候，她又將我叫回去說道，他領老四，我雖然不要錢，下邊的夥計們，總得叫他賞幾個，吳雲華插嘴道，我始終認爲幹客子的沒有一個心不狠的，並且他你也真勢力眼，幸虧我與雲華這次來弄了幾個錢，不然還真被他難住了呢，好吧，你去與她說，夥計們我賞一百塊錢，不管他們怎麼分，我再送她二百塊錢給她，叫她將四姑娘的字據拿出來給我，娘姨說道，四姑娘

的字據，當然她得給你，如果不給你，將來豈不是麻煩，我再去與她說說看，說着便又走了出去，跑到老鴿子的屋裏，一進門老鴿子問道，吳雲華能領她嗎，他有錢賞夥計們嗎，娘姨笑着說道，我方才與他說了，吳二爺說，四姑娘不是病的很厲害，他將她送到醫院治去，他承認賞夥友一百塊錢，並且還願意再給你老二百塊錢，老鴿子一聽笑着說道，姓吳的這小子，不要是吹牛吧，他往那兒弄錢給我，娘姨說道，他還說雖然給俸二百塊錢，可是關於四姑娘的字據都完全給他，老鴿子聽了仰着頭想了想說道，他不是要騙我吧，娘姨笑道，你看四姑娘的病也很是厲害，簡直的就叫吳雲華將她領出去，他不是說給二百塊錢嗎，他給了錢，你就給他字據，我看四姑娘是很危險，老鴿子一聽娘姨說淑芳的病很危險，自己想到，如果不叫吳雲華弄她出去，她死了我還得再化幾個，到那個時候，字據又有什麼用處呢，遂說道，好吧，這事我就交給你辦了，如果吳雲華給我二百塊錢，你就將淑芳一切字據完全給他，這種東西，她活着有用，如果要是死了一個銅子也不值，你沒有問吳雲華他的錢現成嗎，如果現成你就告訴他，今天就趕緊將她弄

走。你去與他商議，當時將錢拿來，我就當時給他字據，我也不必再過去了，你就替我辦吧。娘姨道你放心就是了。難道說家裏的人，還能向着外人嗎。說着便又跑了回來向雲華說道，吳二爺你的錢現成嗎，如果現成，交她錢，她當時就交還我們字據。雲華說道，錢我現在還够，說着便從懷中掏出一捲十元一張的鈔票，兌了三十張交給娘姨說道，你去與她說去吧。娘姨接過了錢，又跑到老鴿子屋裏，老鴿子本來看不起吳雲華，心中疑惑二百地錢，吳雲華當時一定拿不出來，想不到真拿來了，心說這小子這次一定有錢，悔不該不多敲他幾百，因為話都被娘姨兩頭說好了，再改口恐怕也不行，可是那塊肥肉也真捨不得放棄，打算再叫娘姨去說說，再加幾百，心中又一想，淑芳的病也很危險，如果他一氣不辦了，豈不更遭，便將淑芳的賣身字據、借錢字據，一件一件的都交給娘姨說道，你將這字據都交給他，叫他當時都與我走，可是凡是老四的衣服都不准他帶去，並告訴吳雲華，他在這裏，雖是爲着老四的病，然而我們這裏的規矩，他也知道，他在這呆了這些天，就不算住局，就按茶圍算，亦得再拿幾十塊出來，娘姨說道，這點小

事，我看不必向他提了吧，吳雲華就是給我們錢，也未免覺得我們太小氣了，老鴿子說道：「既然這樣，我就不要吧，你就去與他說去吧，娘姨便又跑回來告訴吳雲華道：「字據都拿來來了，今天趕緊將四姑娘抬到醫院去吧。」雲華這時候，自己也不知道是快樂是難過，便叫人弄了一個軟床，將淑芳搭到軟床上，正要往外走的時候，一般同院的姐妹都出來了，過去慰問淑芳，也有落淚替淑芳難過的，也有羨慕多情的，個個都說，混世姑娘能有這樣知心的客人，真是前世燒香修來的，姑娘病的快死，誰肯化白花花的錢，弄個病人出來呢，大家一方面歎息，一方面看了這種情形，亦真可憐，有心事大的姑娘們，早就落下淚來，淑芳躺在軟床上，向同院的姐妹說道，「姐姐妹妹們，我雖然受了許多的艱難困苦，到現在這樣結果，我覺得到很快樂，我就是到外面死了，我心裏也是快樂的，總算我沒有在這萬惡焚人坑裏死，姐姐妹妹們，我走後希望你們，都趕緊的想法子脫離這個苦海才好，她說道這裏，便流出幾點淚來，一般姐妹們聽了，都有點同情相連，個個皆不由己的心酸起來，眼圈上現出紅紅的顏色，有的忍不住的便跟着滴出眼淚來

· 淑芳遂說道：我的病如果能好，我一定要來看望你們的，請你們都不要難受就是了。這功夫便有人抬了軟床，雲華與阿姨扶着兩邊，淑芳便與這無底的火坑分離了。

淑芳被雲華贖身以後，便住在博愛醫院，病態雖然沒有增加，可是亦沒有減輕，雲華好似成了她的看護，一天到晚，不離她的身傍，那知轉瞬光陰，又是一個多月，雲華不但不嫌煩，而且還真替她擔心，突然間一天夜裏，淑芳的病勢轉到厲害起來，渾身發燒，眼睛發直，滿嘴胡話，這時候已經到了半夜，就聽她說：雲華哥哥，我的媽媽來了，你爲什麼不給她倒碗茶呢，又接着說道：媽媽那幾個人都是誰呢，他們亦是跟你一塊來看我的嗎，說着便爬了起來，將兩隻眼睛睜的很大，死往那門口看，雲華被她這樣的一副說，心裡雖然是知道這是她的糊話，不由自主的肉身子竟一陣一陣的發麻，頭髮亦覺得似乎豎了起來，亦不敢往門口看，便壯着肚子推着淑芳身子說道：你睡覺吧，不要說胡話了，淑芳說道：你不要推我，我的媽媽來了，怎麼你不叫我與她說話呢，從這個地方看起來，雲華對於淑芳，心血已經用盡了，人說：人之爲物，惟於情，情之爲貴萬金

蘇浩，誠然，雲華在淑芳的病床前，整整守了兩個多月，侍候一切，心裏從未覺煩。古人說：床前百日無孝子，就是兒子侍不自已生身母親，一百天都覺得煩瑣了，可是母親的恩，還不如男女的情，情若不長，誰能這樣侍候，雲華在屋裏聽她這樣的一問一鬼話，豈不早就被她嚇跑了，他雖然覺得駭怕，心裏仍然是怕她有了別的意外，但拉住她說道：四妹妹你的心事我都明白，請你不要往難過的地方想吧，這時候淑芳似乎又明白一點，一隻眼睛看着雲華說道，咳，我的好哥哥，我的病到現在恐怕是不容易好的了，我若死了以後，你千萬不要傷心難過，好々奔你自己的前程，不要爲我誤了你的終身。說着眼淚像雨點似的掉將下來，雲華聽了，兩眼亦含着淚說道：妹妹你的病，前幾天很好，怎麼今天又變了呢，我想決不要緊，你就不要再傷心了，淑芳便慢慢的伸出她黃瘦的手去拉雲華的手，雲華便往前湊了湊，拉着淑芳的手，偎在淑芳的枕邊，眼含飽淚看着淑芳的臉說道，天哪，如果能使我的淑芳妹妹好了，我死了亦都情願，雲華一邊說一邊哭，那知那熱淚一滴一滴的落在淑芳的臉上，淑芳的滿眼熱淚，亦一顆一顆的滾到枕頭

上，這個時候雲華覺得心好似刀攪的一樣難過，忍不住的便摟住了淑芳的頭頸，偎着淑芳的臉，他二人的淚珠混合到一塊，往枕上亂滾，淑芳便起勁的舉起她那病而無力的手，將雲華的頭緊緊抱住，她二人的這樣的親熱的偎抱，約有十幾分鐘的工夫，起初雲華一邊追想他與淑芳的經過，一邊耳裏還聽得她微微的呼聲，那知呆了不大的功夫，竟聽不見她的呼吸聲了，再看她那眼睛，已經緊緊的閉了起來，從自己的臉，覺得她的臉上，竟一時比一時涼了起來，他還疑惑她是睡着了，便慢慢的用手，想去拿開她的手，使她好好的睡一會，那知一摸她的手，不由的大喫一驚，真好像萬丈高樓失足，魂不附體，原來她的手已經冰涼了，雲華呆了一呆，便哇的一聲哭將起來，知道她這一定是死了。哭着便一頭倒在淑芳的身上，又用手去摸她的臉，哭着說道，妹妹，你就這樣的恨心捨我死了嗎，你這這樣的恨心將我拋下嗎。雲華哭了一會，便又摸了摸她的心口，還有點一動，怕又倒點白水，給她灌到嘴裏，那知她的牙已經緊緊的不管事了，雲華這心就只得沒法了，遲了一會，竟不哭了，反倒看着淑芳笑了起來，那知他越笑越起

勁，一會兒撲着淑芳的臉親幾下，一會兒又哭將起來，他旁邊的養病室，亦是小夫婦二人，男的有病，女的白天夜裏侍候，因為他們的病不很重，所以到了晚上，便都早早睡了覺，睡得正甜的時候，被雲華的哭笑，將他們震醒，聽見雲華哭到可慘的時候，旁屋的這個女人，亦暗暗覺得可憐，不由的亦替他流出幾滴淚來，遲了一會，又聽見他笑了起來，心中很覺莫明其妙的說，『他這是怎麼回事呢，』又聽了一會，竟一些聲音亦沒有了，因為淑芳死了以後，雲華當時，哭得死去活來，以致神經錯亂，後來累了，便倒在地板上哭着睡去，到了第二天淑芳帶出來的那個娘姨，進來收拾屋子，一進門看了這種情形，不由的大喫一驚，他疑惑她們二人都死了呢，便趕緊將醫院的人找來，淑芳是死了多時了，便將雲華從地板上喚醒，他醒了以後，仍然哭笑無常，好像癲狂了一樣，當經醫院裏去給雲華喝了點定心水，這才明白過來，但是他的精神，遠不如前幾天了，

在一個曠野的郊外，添了一座新墳，墳前豎了一塊石碑，石碑上刻着王淑芳女士之墓，靠墳的右邊爬着一個青年，在那青年的身邊，有一堆紙錢，雖然點着了，可是並未

燒盡，祇不住的一陣陣的往空中冒青烟，那青年滿面焦黃，眼中含着淚珠，爬在坟前哭哭啼啼，好似有無限的難過的样子，遲了一會，便看看他燒的那堆紙張，祇見那青年哭到傷心的時候，便在墓前亂滾，恨不能亦攢進坟去，這時候就聽那青年大叫一聲，便動亦不動了，他那脖子上冒出許多鮮紅血，將坟前的黃土，染了一遍硃砂顏色，那青年好似到了快樂世界，方才臉上的愁慘，一變成了笑容滿面，又像達到了他的目底，

微々の寒風，陣陣吹到坟前，將那堆未燒完的紙灰，吹的四外颺揚，有許多的紙片，落到那青年的身上與坟頭上，好像是結婚時節鬧新房的彩紙，月亮似水晶般的懸在天空，好像是爲他二人作天然的花燭，遠村的犬吠聲，奏成了有韻的歌曲，如同爲他們唱那新婚之夜的喜詞，四外野草閑花，都靜默默的動亦不動，頰如伏在新洞房窗外，偷聽他倆的房中韻事，這時在這冷靜的空氣裏，好似愛的神在半空中說，「啊，希望你們二人，能永遠的這樣的愛，能世世這樣的愛，這樣的愛才是真正純潔的愛啊，」（完）

